



卷四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50
4



緩步雲梯集卷四

共九十四篇

目錄

敬灶免難 敬灶美報

重粟感神 惜谷好報

雙目重明 惜字好報

土神護孝 刻待前女

沉兒辨冤 不尊大

飛來媳婦 口德美報

罵鷄受譴 為小失大

簸箕逐鬼 好 賭通菓

肉牛爬背 好吃牛肉

F150-(4)

燒香殞命 女子宜戒

嫌啞遇施 不敬丈夫

夢塚賜金 轉勤得報

忘忌變犬 騙良惡報

雷劈奸塚 謀地惡報

賣棺救貧 母善教兒

雙生床 全人夫婦

貪利賠妻 奸謀惡報

儉吝辨 戒奢去吝

敬灶免難

昔河南汝寧府上蔡縣有一富戶姓金名彥龍娶妻劉氏生一子名本榮年二十五歲娶妻江氏玉梅年將二十美貌過人自過門來頗知孝公婆敬丈夫而且素敬灶王凡灶中動用器皿不敢久放灶上至於大月小月俱知避諱言語未嘗高聲每初一十五夫妻焚香拜灶真所謂賢德婦也一日本榮在場算命那八字先生算他有百日血光之災除非出遠門方可得免本榮自想有表兄表士夫在洛陽貿易不如到洛陽躲難二來也好貿易一起兩便回家與爹媽說知彥龍說道兒要到洛陽躲難我有玉連環百雙珍珠百顆拿去發賣價值十萬本榮聽父

之言欣然願往。旁邊走出玉梅向公婆稟道：「公婆在上，容媳稟細聽兒婦說分明。夫君算命有疾病，要出遠門躲災星。奴夫見酒不顧命，恐悞大事害其身。兒媳願與同路徑，好把奴夫苦叮嚀。公婆到底肯不肯，如肯媳願伴夫君。」彥龍夫婦聽罷，說道：「既有兒媳同行，老身無慮矣。」於是本榮夫妻收拾行李，辭別爹媽，擇日起程。彥龍囑道：「兒呀，你百日災滿了，爾夫妻早早回來，以免老身罪欠。」於是本榮夫婦即逾陽關，至晚來到魯家場，洪發站安宿。夫婦食飯之時，見一道人入店化齋。本榮夫妻素敬灶王，兼禮玄帝，心常好道，即請道人同食。道人食畢，問道：「金本榮你夫婦向那裡去？」本榮大驚，說道：「道長如何知我姓名？」

道人道：「貧道久得真人傳授，能知吉凶。你夫婦現有大難臨身，路途之中，必須謹慎。本榮道望道長打救。」道人道：「我各賜爾夫妻紅黑二丸服在腹中，可免災難。但你身邊寶貝，好生謹藏。如有難時，可奔雪澗山中，尋雪澗師父，自有救你之時。說罷相別而去。本榮晚宿日行，將近洛陽，聽得西夏國王元昊興兵作亂，居民各自逃生。本榮想了一陣，向妻言道：「洛陽兵亂去不得，我在家結交一個好朋友，名叫李中立，在開封府汜水縣。不如投在他家。玉梅道：「世上真心朋友難得，不如回家。本榮道：「我有恩於他，自不負我本榮。」於是訪明李中立的鄉貫，直到李中立門首，家人報知，中立出迎。本榮夫婦入戶，行禮已畢，中立道：「賢弟

何以不辭千里來至寒舍本榮將避難以及賣玉環珍珠之事說了一遍中立既貪本榮珠玉又見玉梅貌美心生一計說道如今西夏王兵至我方諒亦難免小弟預先打得一地窖可以避兵包你太平無事說畢又在隣舍請王嫂來陪玉梅款待已畢另外收拾一間房子與本榮夫妻安宿中立財色迷心暗地密喚李四吩咐道吾在上蔡縣做買賣時本榮與我有仇今來我家身帶寶物你須身帶利刃引到無人之處一刀殺死寶物我平分二人商議已定那日中立說道本榮賢弟不我那避兵地窖隔此不遠我叫李四與弟一路前去觀望本榮不知是計遂跟李四同行走到無人之處李四拔出利刃說道我奉中立

之命前來殺你以報前仇本榮嚇得魂不附體連忙跪下哀告跪地下不由人淚流滿面尊一聲李四哥你聽我言中立兄來我縣我有恩點他得病我與他勤把葯煎我只為躲災難洛陽遊轉因兵變才投在他的府前只說是好朋友把我顧盼誰知他要害我情絕意完他的心我也曾猜透一點圖我財害我命萬也不諳又兼之見妻美他心越變害死我配我妻才遂心間李四哥你與我無仇無怨殺了我絕金門萬代香烟你饒我這命如得苟免到二世我也知結草啣環如殺我結為仇你也不便李四道我鬼門關等着你齊到陰間到陰間又閻王爺審冤情一一判斷開你腸破你肚決不姑寬或碓斃或腰札或

烙你臉那時節李四哥悔之不完別人何苦替他去幹他
謀財又與你甚麼相干李四道本與我無干然我不殺你我的
我這的獻寶貝你拿回轉何上無出殺得來我又怕鬼如何是好
原 哭畢李四道這個害人舅子將我來作本偶戲頂起幸你
說明不然幾害好人你快將寶物拿來遠遠逃去於是本榮獻
出寶物李四拿去繳與中立中立擺酒後房請玉梅嫂嫂同飲
玉梅問道丈夫何處去了中立道我也遣人殺了寶物在此玉
梅聞言大哭中立道你不必哭我討你作二房自不少穿吃玉
梅罵道你這狼心狗胆的賊子謀我丈夫冤仇似海要我成親
萬萬不能中立道你如今丈夫死了又無親人你是我口中之

物焉能逃脫嗎王梅嚷罵不休中立提刀欲殺玉梅倏見一皂
衣黑帽神人立在玉梅面前向中立一指當下昏倒在一半响
醒來尚不知是神譴手執鬼頭鋼刀壓令玉梅成親玉梅想死
懷中已有半年身孕了意欲與金家繼起香烟便向中立道要
奴成親要待奴分娩之後不然奴惟有一死而已中立憐其美
遂叫王妻引玉梅到山神廟側三面庄居住暗囑王妻將玉梅
生產之子謀死以免玉梅變心果到十月滿了玉梅生下一子
眉清目秀王妻即欲謀死玉梅將那夫妻受害之由訴與王妻
得知王妻憐他無辜受害將兒撿起又被中立得知斥令王妻
謀死此子王妻說知玉梅二人商量寫了年庚八字將此兒丟

在路途待人撿去撫養以救他一條性命將丟之時玉梅抱兒
大哭一場抱着我兒把團喂細聽為娘說悉微兒呀不知你
犯甚麼罪未滿一月與娘違皆因你爹運不美今年在家命有
虧欲到洛陽把親會娘不丟心把父隨來到洛陽兵作對才款
中立這柴扉誰知遇着害人鬼殺夫謀妻罪有歸娘想一死把
夫會又念嬌兒腹內催待兒生下娘母會又被中立把命催欲
將我兒作冤鬼絕我金家香爐灰幸得王真情義美商議丟兒
免命虧兒呀娘今丟你路途內自有善人撿兒回兒到他家要
爭貴自有賢母撫兒肥兒須吃飽悄悄睡休要啼哭受鞭箠兒
呀從此與娘難相會好似天邊燕各飛娘在陰靈把兒衛無災

無難過光暉兒若成人知娘輩多燒錢緋化成灰哭畢將兒
丟在大路玉梅大哭而歸暗尋自盡上寫之時忽見灶王說道
吾神因你平素敬灶有功前來指點於你你夫妻百日災難已
滿今日你夫妻父子尚有相會之日只見搬柴童子將他放下
响噍一聲玉梅蘊醒坐在地下起來悄悄就向山神廟去看所
丟之兒在否不提却說金彥龍在家夢灶王與他託夢說你兒
子媳婦現在汜水縣三面庄落難彥龍曉行夜宿來到汜水訪
到山神廟中剛進廟門焚起香燭求籤正遇玉梅來看他兒子
尚無人撿去仍然將兒抱起哭哭啼啼來在廟彥龍見是玉梅
速問他丈夫玉梅將中立謀殺事情說了一遍彥龍即領媳婦

來到包公台告狀，在城候審。又說本榮自別李四逃走，來到雪澗山前，被雪澗道人招為弟子。那日雪澗命本榮入城化緣，在街中遇着父親，抱頭大哭一場。隨父到店，會着玉梅夫妻相見，慘情自不必說。單說包公喚齊人証，問道：「彥龍父子遇害之由，彥龍父子將李中立殺害之事，一一訴明。中立欲辯，又被李四王嫂抵着，包公大怒，加以大刑。中立一一認明，立將中立拋上銅札處死，又將寶貝追還本榮父子。包公念王嫂李四不忍傷本榮父子，將中立家資斷與王嫂李四平分。至中立的妻，斷與本榮為妾，正所謂謀人之妻，反失其妻；謀人之財，反失其財。有何益哉！吾願世人當效本榮夫妻，能敬灶王，自得灶王默佑，切莫學中立，忘恩負義，財色迷心，到頭終受慘報可也。」

重粟感神

汝寧地面有陳師魯者，巨族名門也。考其祖陳瑞娶妻張氏，性極賢德，除孝公嫂和妯娌敬丈夫之外，所足重者穀米。凡幼兒幼女，吃飯不準撒地，如地下落一顆飯，必要撿起洗淨，放在口中，或鍋中有飯，要必篩起來喂狗，至喂雞，止喂一公一母，求其司晨足矣。凡鵝鴨一切不喂，真所謂惜粟如金，毫無拋棄。那年汝寧大旱，顆粒無收，陳瑞家中看看糧盡，四處親戚張挪，終不濟事。夫妻無奈，將粗糠火焙，推濫作糠粃，以為食無如糠亦食盡。事到危急，那夫婦商議自盡，真真慘不可言。却說那晚張氏昏

倒在床忽夢一人金盔金甲手執蛇矛向張氏說道你平素敬惜谷米為上天所喜見你夫妻飢餓特來指點於你你明日到菜園內面視之有一花頸長尾雀所立之地爾夫妻將鋤挖之自不少爾夫妻飯食也且爾夫素讀儒書雖將今年大旱乃是上天見人不惜谷米之報作一篇勸世文勸人敬惜谷米如爾夫妻不惟爾夫妻大發財源而且有貴子賢孫生其家矣吾神所言休得忽畧說畢飄然而去張氏驚醒乃是一夢說與夫知以為夢語不足為憑張氏說道神人之言豈能虛誑遂叫丈夫荷鋤在某園等着張氏亦挑籬籠同至菜園果見花頸長尾雀自天而下立於空地陳瑞急忙荷鋤去挖不上三尺挖出一窖

谷子夫妻緩緩搬運回家過斗一搗約有三十多石夫妻從此飽煖所餘又拿來週濟親族從此百般順遂也就發財起來且說陳瑞見得敬惜谷子有如此好報詳細作文一篇刻板印刷勸世板成之夜張氏又夢上天落下一大桃在張氏懷中紅似硃砂香如蘭麝張氏剖而食之甜過蜂蜜自食此桃之後腹大胸高身懷六甲十月臨盆所生一子取名芝圃六歲讀書過目成誦十一歲入學十三歲中舉十六歲中到狀元及第這陳師曾陳探花乃其元孫也至今科甲不絕豈非敬惜谷米與勸人敬惜之報哉然世上敬惜谷米的既有好報不敬惜谷米的又豈無惡報乎在下又來說一惡報與列台聽聽即今畢山城外

三十里之遙地名塘壩徐瑞龍娶妻馬氏性情凶暴好吃懶作平素喜喂雞鴨三行共算起來都有七八十個每天的谷米總要拋撒兩三升鴨槽內面所濫的谷米也多不可勝數又說此婦所生的兒女都是四五個吃飯之時隨意拋棄馬氏全不禁止一飯之後遍地如雪真所謂暴殄天物矣那丈夫徐瑞龍着不過了那日在場見店中壁上粘得一張敬惜谷米文乃是陳瑞惜谷報見得此文說得極好扯回家來想唸與妻子聽聽以等他把谷米好好敬惜那日天下微雨在家無事又見他妻子撒些谷子在天井中喂雞喂鴨徐瑞龍叫道賢妻呀你在堂屋坐下待為夫唸一篇勸世文與你聽張氏道也使得徐瑞龍

就唸道說世間來道世間世間人民全靠天靠天耕米和谷養人性命真可歡怕人有食無衣換地下又生絲與綿飽食煖衣如人願不知雷雨受艱難雷震蟲蝗不敢現不震恐怕害民間雨師又怕物不變時常又落雨漣漣風伯司權不急慢舒通其氣地天寬閃電憑空金蛇現照萬物曠潛無非利人除災患方到南邊又北邊東南西北都遊遍萬國九州亦皆然天神費力也不淺纔將谷米賜人間人生谷米能重看好比焚香敬上天可恨世間無知漢多把谷米不當三不禁婦女拿作賤娃兒任他撒地間有等怕鬼許水飯潑在地下白如綿有等喂雞不知儉糜濫谷米石磑間不思天乾吃無飯餓得人民打黏黏如

我陳姓把谷撿皆因敬惜谷米虔奉勸世人休作賤恐怕雷火喪黃泉。說到此處馬氏說道噫我才喂點雞鴨拋撒得好多就說娃兒子撒飯是他年小不曉得嗎都要拿來怪我嗎兒子我肯信拋撒點點谷米就要雷打怕打不得許多得徐瑞龍道你莫說拋撒谷米無報我就說個報應與你聽從前有個何氏婦人喂的雞鴨無數動輒又愛潑水飯全把谷米不要緊他的丈夫勸他不信不意那年三十晚上夢一角巾皂服青臉紅眉的大神持着何氏罵道你平生不惜谷米吾神不準你食五谷向他喉嚨一搗何氏大叫一聲而醒倏到第二日吃飯有些硬久而久之全吞不下飯去不上一年活活得一哽疾病餓死自

死之後常來跟他兒子托夢說他在生不惜五谷死在陰司罰變為蛇打在茅房大糞坑中吃那未化的谷米至今吃了五年我生前拋撒的谷米尚有二百餘石不知如何得了如吾兒念得為娘撫育之恩與娘念三萬卷解冤經印送十萬張敬惜谷米文圓滿之後挖開糞坑坑內紅蛇即是娘也那兒果體德意把這些好事作異命人挖開糞坑果有一條紅蛇大如碗口已經死了仍買一付棺材安埋埋後那娘來託夢道我兒有孝將娘度脫投生於貧窮之家缺少衣食以償我不惜谷米之報也你看今生不惜谷米兩世都報不清楚賢妻呀從此以後須要敬惜谷米才好馬氏道你們讀書人編些龍門陣來嚇我我屁

都不信，又說馬氏不信，仍然喂雞喂鴨，任隨兒女拋撒。那日陰雲四合，只見一個尖嘴黑雞從天飛下地來，走那兒女面前一轉，腥氣悶人，不待一時空中霹靂一聲，將他五個兒女打死。跪諸一墳，馬氏一見傷感不已，待他丈夫謝雷之後，將兒女安埋。馬氏從此瘋顛，每日大聲呼道：「我不惜谷米，天老爺要我吃雞鴨屎，走到天井中間尋得雞鴨屎，抓來放在口頭，說道：『不好吃，不好吃。』轉聲又呼道：『要你吃，要你吃。』那丈夫徐瑞龍將雞鴨盡行賣了，馬氏尋不倒雞鴨屎吃，就在茅房抓人屎吃，足足吃了一一月多。那日落大雨，自己走在天井中跪起，說道：『世人莫學我不聽丈夫勸，一味拋撒谷米，今朝雷要打我，說畢一雷打死，將腸肚盡行抓出，好不慘然。』奉勸世人要學陳張氏之敬惜谷米，自得富貴，切莫學徐馬氏之不惜谷米，得此慘報也。後徐瑞龍復娶一妻，能惜谷米，仍然子孫濟濟，天之報施，豈有錯哉。

雙目重明

勸女子少繡花，繡花不若績麻。紗績麻紗利益大，可縫衣裳身上掛。如徒繡花愛奢華，豈知陰司罪孽大。蠢女子不聽話，愛繡雲鈎把字架，福如東海。這句話繡在帕上，開梅花，或又繡八仙家，仙家都拿帳上掛，恐怕一朝死了，罷折花所內不饒他。此言為女子的，要少繡花草，切不可繡卍字、雲勾、八仙、龍鳳等類，就是出嫁時，要點花草，都要少作花草吃，不得不若彈紡牽織。

可以助衣食興家業，一輩子都是用得着的。花草不過是一時好看，若徒一時好看，多多去繡些，不惟稱線費錢，耽誤時光，死在陰司，還要去折花所內折花受罪。你們世上女子都是聰明乖巧的，為何故定要做這無益的事情？你若不信嗎？我又說一個先愛繡花得了惡報，後因改悔了，又得好報的故事。與你們聽聽。昔開化地方有一富戶，姓雲名仙貴，娶妻苗氏，所生一女，名花芳，性極聰明，見人所繡花草，入目便能繡出。他的爹媽愛如珍寶，于針線之類，隨在花芳所欲，不惜銀錢，與他多多買些。回來繡些花草，却說那年花芳要出嫁，繡得一付帳簾，納錦中現八仙過海，或騎龍騎鳳不等。又於那八仙頭上，繡些詩句，真

真繡得高妙，入目視之，儼然是個活八仙矣。誰知花芳平日所繡的八仙、龍鳳、字跡太多，或繡在卧單，或繡在枕頭，被人穢污，也不可枚舉。豈知那日報應到了，那花芳正在繡樓繡花，忽然來了一隻紫燕，在樑上飛舞，花芳抬頭一望，那樑上灰塵落下，正入眼珠，從此疼痛不止。太醫過了無數，全無效驗。不上一月，雙目不見。這花芳也不知是繡花架字的報應。天天哭哭啼啼，總叫那爹媽救他。那爹媽與他許打鑼許慶壇，也無效驗。真正無可奈何。那婁屋裡姓周聽得此女眼痛，急忙將期退了，意欲悔親不接。雲仙貴也不敢催促，惟有嘆氣而已。恰遇正月初旬，花芳的家婆苗胡氏來看花芳，花芳道家婆呀，我的眼睛瞎了。

在家難得過日，我要與家婆一路去耍吓，那家婆是最愛外孫女的，果到第二日，請兩頂轎子，兩家婆一路同行，路過湘潭廟，正遇兩個先生在廟宣講，苗胡氏道：外孫女兒呀，今朝尚早，我兩家婆在廟內聽吓宣講，再走未遲。花芳道：那宣講說的甚麼？苗胡氏道：是講來勸人的。花芳道：好不好聽？苗胡氏道：是生氣好的先生說得好聽，花芳聽得好聽，遂下轎來。那家婆牽着花芳，直入廟中坐下，聽得那先生正唱的是：女子繡花的果報，他又怎樣唱法？侯官一人，他姓桃，養一女兒，叫嬌，上平生要他脚手巧，朝朝日日把花描繡出龍來，龍現爪，八仙雲勾怕上挑，更有字跡挑得好，比他墨寫還更高。那年，家婆把庚詩作

此嫁奩甚蹊蹺，帳簷繡匾滾龍袍，又繡秦樓引玉簫，四個字兒繡得好，白髮齊眉金線描，卧單他不繡花草，盡繡龍鳳與神亭，中間繡的張果老，彩和提籃把手招，又繡仙姑拈花笑，韓仙上面品玉簫，繡的仙人難盡表，又把詩句卧單描，那日過門真熱鬧，紅箱黑櫃百人挑，家婆一見喜不了，誰人不誇手面高，那晚夫妻同睡倒，天放雷火把他燒，霹靂一聲如天倒，嚇得眾人魄魄飄，夫明之時才看倒，打死新郎與嬌，上帳簷卧單燒，濫了祇有字跡未曾燒，眾人看見才知道，穢污字跡天不饒，這是而今現眼報，奉勸世上女娥嬌，從今不要習花草，從今休把字跡描，花芳聽到此處，心中不愛，遂叫家婆呀，我們走罷，恐天色

不待了那家婆說道此段書講得好再聽吓花芳道不好聽不好聽我們走罷那家婆恐負花芳之意也就牽花芳上轎不一時到了苗家花芳道家婆呀我心頭不好要去睡吓家婆扶他去睡足足睡了兩天兩夜呼不醒那家婆嚇慌了急忙着人去叫他爹媽那爹媽來看只見花芳如死了一般只有心窩子上有點熱氣不一時手脚微動忙把姜湯灌下花芳蘇醒轉來大聲哭道我錯了那花芳的爹媽說道女兒呀你那些錯了花芳道兒時才見一惡鬼眼似銅鈴口似血盆兩脚如雞爪狀把兒一把抓在五殿閻羅殿前跪下閻羅罵兒愛繡字跡褻瀆聖賢吾神將你雙眼用釘錠瞎使你不能繡花你至迷不醒那日你與家婆路過湘潭廟聽宣講正講女子繡花的惡報你反不愛聽得呼了一聲牛頭馬面你與我又下油鍋只見兩旁惡鬼捉叉執棍將兒按着兒當對着閻羅悔罪從此回陽願將所繡字跡盡拆了並拿此事勸世上的女兒毋繡字跡閻王道你能如此悔過將你所繡字跡拆完即使你雙目復明爹媽呀快與兒對天焚香代兒悔過即速將兒接回家去拆那些字跡那爹媽說道兒的眼目不明如何拆得花芳道須多請幾個女工拆之使女眼目早些明亮那爹媽速請轎子將花芳接回請些女工代花芳拆那所繡字跡人物拆了一半花芳的眼目明了一半待到拆完之時花芳眼目全明花芳從此再不繡花凡遇着女

子苦苦勸他莫繡字迹龍鳳雲勾八仙等類又將他繡字受報
反覆詳言被他勸轉的也多那婆家聞他眼目光明了方才接
過門去花芳竭力孝敬公婆尊敬丈夫和睦妯娌兼之敬惜字
紙凡八字單借約色鈕子的紙茶葉色上的印白糖色上的號
頭色針的票子以及糧票門上所貼的對子見了必要洗手檢
來放在字紙篋內因他惜字心誠正遇二月初二一晚夢見文
昌帝君賜他一首藍旗上面繫得一個金鈴响声如鐘醒來說
與丈夫不解其故不知不覺身懷六甲十月臨盆所生一子異
香滿室三朝之後取名曰旗後到十九歲狀元及第花芳受封
一品夫人假如花芳至迷不轉則眼目不明婆家不要終是廢
人豈不為繡花所誤至到陰司觀看嚴刑一旦回心改過不惟
自己惜字且勸人惜字一片心誠即為文昌帝君所喜賜以藍
旗為狀元之母封為夫人豈非一念回頭之故哉奉勸世上小
姑孀休得繡字跡繡龍鳳雲勾八仙以免如花芳從前之受惡
報也則幸甚

土神護孝

勸世人為後娘後娘存心總要良想你命本不好一夫不得同
到老無奈了嫁二夫皆因難得受寡孤那丈夫繼娶你娶你過
去有道理為他妻死得苦幼兒幼女無人撫你過門愛恤他兒
兒女女當親媽要會想莫着氣莫把前兒當兒戲有一等為後

娘全然莫得好心腸待前娘兒女媳不拿飽飯與他吃磨得他
不像人衣裳只許穿一層倘一時發了氣打得他唱線寫戲豈
知道心不好即刻報應就來了你如若不肯信我來說個活報
應槐陰有個姓焦的濁號大郎娶妻姚氏所生一女名淑兒
年長一十二歲生性聰明素知孝道他母姚氏偶得一病百藥
不效自知必死因叫淑兒到床前吩咐一番他又怎樣吩咐法
呀淑兒肝腸斷細聽為娘說一番淑兒道媽呀你娘此
回命有險朝朝吃藥總不痊媽呀你見怕不與兒長相見今把
女兒教一番媽呀你有靜德第一要有孝敬念端茶奉水要耐
煩爹若趕場回家轉忙尋飯食他餐媽呀兒曉得叔爺叔娘休

怠慢不時奉茶與奉烟媽呀叔爺娘兒若是為娘閉了眼勤

習針黹在房園無事莫在大門站恐怕旁人說閑言不繡花來
便紡線夜晚關門早早眠不可與人說長短女兒話多討人嫌
人前說話要輕便切莫手頭拿烟杆走路脚步要輕點切莫妖
嬈學不賢纏脚要小才好看脚大休把小鞋穿一籠一套要合
範脚大鞋小打黏黏纏脚要緊莫懶撒鞋上帶兒緊緊拴媽教
兒記着一燒鍋作飯勤習煉自古習慣成自然灶上行行要檢點
總要潔白乃稱賢兒呀日後出嫁隨父辦切莫哭泣爭賠奩巧
兒不吃分家飯巧女不穿嫁時衫只要兒肯勤紡線自不少食
不少穿為娘這些都已嘆兒呀獨愁娘死那一邊媽呀你父

定把後娘看，接來不知賢不賢。媽呀，不賢，拿來怎樣開交。你為女兒討方便，盡心竭力在娘前，你有孝心。他轉念，自然待兒不刻。嫌說到此處，娘難嘆，心中好似滾油煎。我死兒要把娘見，除非一夢到黃泉。姚氏說得傷心之處，一氣不來，也就死了。淑兒哭生哭死，自不必說，却說大郎見妻死了，拭了眼淚，遂備辦衣衾棺槨，安埋已畢。見得淑兒無依，急請媒說親，東選西選，倒一個薑婦娘，家姓莫，因將前夫王大嫌死，嫁與大郎。由他一性，大郎如說他幾句，打他幾下，他便懸梁跳水，作些嚇頭巾來嚇人。大郎也管他不着，他便刻待淑兒起來，每日要叫淑兒打豬草，洗衣裳，推磨燒鍋，總找此事來磨賤淑兒。那日因淑兒的豬草打少了，

按在地下，打得嗵天叫地，皮破血流。大郎回家見淑兒如此光景，便問道：淑兒呀，你今朝怎麼皮拋眼腫？莫氏一口接過去，說道：你養的好女，作些不正經事，我看不過，才打他一陣。大郎聽之，也不分皂白，又把淑兒飽打一頓。淑兒哭道：爹爹要把兒打死，須還我的快性。大郎大怒道：你這不爭氣的女子，留你在世何用？老子有刀一把，索一根，你逢刀刀死，逢索索亡，隨你自便。說畢，莫氏一把將大郎扯進屋去了。淑兒哭了又哭，乘夜來至母親坟前，大哭一場。哭聲娘來哭，吉媽你在陰靈聽。根自從媽死，嗆哭啞，女兒朝日淚如麻。天天記着娘的話，孝敬後娘似親媽。誰知後娘來家下，柴水叫兒天天拿。又要兒把豬草打見

兒如像是冤家，這些兒都不嘆話，還說把兒治死他。今日抓兒一陣打皮破血流，眼睛花，爹爹把兒問一吓，後娘上前嘴呱呱說兒不正，山上耍爹爹發怒把兒抓，不分腳踢與拳打，叫兒去死，莫見他，索子一根刀一把，逼兒去死，莫回家，兒到墳前來跪下，娘須等兒到黃沙，兒到陰司陪娘駕，閻王殿上訴根茱明月，看看浮雲壓，天昏地黑不見家，陰風慘慘令人怕，催命虫兒唱落花，索子高掛松林下，一死方能遂後媽。淑兒方才上寫忽起一陣狂風，飛砂走石，倏然風熄月明，來了一位白髮公公，將淑兒解下，向淑兒頭上拍了三下，淑兒甦醒，倒身下拜，問道：「公公呀，你是何人，打救於我？」那白髮公公說道：「我是近隣老者，素知你後娘萬惡，恐大姐必喪其手，幸喜我走人戶回來，撞着大姐自縊，來來來，待我引大姐在你外婆家下，躲避三五日，你後娘的報應就要到了。」淑兒道：「夜靜更深，我如何走得？」老公公道：「你爬着我的拐棍，閉着眼睛，不上一時三刻，即到你外婆門首。」淑兒果如其說，兩耳只聽風聲，老公公說：「到了到了。」淑兒睜眼一看，果到了外婆門首，老公公呼那外公出來，將淑女受害之事說知，倏然不見，淑兒知是神靈打救，拜了幾拜，外公遂將淑兒接進，與外婆相見，悲泣之情，自不必說。又說大郎到第二早起，尋淑兒蹤跡不見，來至前妻坟前，只見松上索子高懸，不見形影，回來對莫氏說，知莫氏道：「此定跟着情人去了。」這宗女子

說他作甚，列台你說這莫氏如此殘忍，他是何等人樣，却是王大之妻，出身不正，常勾引情人孫大，情投意篤，暗放毒藥，將王大毒死。孫大因供他不起，又怕毒他，他私自逃走在路上，遇着王大兄弟王木，兩人相好，莫逆。孫大就将莫氏毒死，王大之情一一說與王木，王木知是他哥子，暗將孫大哈回本處，暗訪嫂子已經出嫁，才投地隣，將孫大莫氏捉進城內稟官。官將孫大莫氏拷問，先尚不認，加以大刑，莫氏才將毒死王大埋在馬槽脚下，一一說明。官親身到王家起尸，刑伍看驗，果係毒藥喪命。行文上司文書轉來，立將孫大斬首，莫氏碎剝，可憐連累大郎使了三百餘串銅錢。大郎於此才曉得淑兒受害四處找尋，忽

聽人言被神靈打救，今在外婆家下急。來到姚家拜見丈母大人，淑兒見是爹爹跪在地下，哭泣不已。大郎自悔道：「兒呀，這是你爹爹見理不明，誤將兒冤屈了哭。」一場將淑兒接回家中，大郎不復娶妻，淑兒朝日勸他爹爹再娶後母，以生兄弟，大郎遲疑未定。又說淑兒得白髮，公公打救，欲報深恩，訪了數月，世無此人。那晚淑兒睡着，夢見打救他那個公公，淑兒上前扯着問道：「公公姓甚名誰？」自那日打救於我，一思未報，望公公說明，以好酬恩。只見那公公說道：「吾乃爾家土神也，因爾平素有孝，我來救你，何必相酬？但是你欲接後母木橋上，桂打魚之女可也。」淑兒欲要再問，公公忽然不見，醒來說與父知，遂備辦三

牲酒醴排列堂中拜謝土神大恩畢大郎緩緩訪到木橋上桂
打魚果有一女二十五歲尚未許人大郎託媒說合接過門來
又勤又儉賢淑過人到第二年所生一個兒子聰明可愛後雖
未得功名亦能善操家務這是後話不提却說淑兒賢孝為神
所佑後放與黎大爺之子黎雲為妻出閣之時那後娘備辦粧
奩亦如親母一般尤喜淑兒之夫由舉人作到都科給事淑兒
誥封一品夫人淑兒報他後母之恩極厚可見為後娘的要賢
德待前娘的兒女才有好報如莫氏既不能貞節謀死丈夫又
不賢淑欲謀淑女真是二罪歸一宜其得剝罪以報之也

沉兒辨冤

想人無子宜娶妾才使香烟不得絕有等婦人最毒心不準大
夫重配婚室可無兒來絕代大夫討小實不愛縱使大夫接過
門全把小妻不當人有等小妻心不好恃夫寵愛便矜驕不分
大小與高下倫分昭昭他不怕把那大妻不當人還有逼死入
幽冥冤冤相報不肯休總怕報應不到頭一下冤仇來找倒才
叫兩來都不好既勸大來又勸小大小還是和氣好有兒同撫
家同興自古和氣值千金你能和氣天默佑朝朝快樂不討真
同事丈夫有皇英千古留名到而今你們也是效英皇何不學
學那心腸心腸不好相殘賊說個報應了不得昔年雲陽地

方有一富戶姓錢娶妻呂氏生性本樸夫妻四十無子繼娶黃氏為妾伶俐過人自過門來呂氏到無嘆法惟有黃氏心尖如針每每刁弄丈夫要想將呂氏逐出他一人獨占誰知他丈夫心性明朗不信黃氏刁播那黃氏無故生端朝日與呂氏吵鬧那丈夫無奈把他兩個婦人叫在堂前教訓他一番果然呂氏黃氏來至堂前坐下只聽那丈夫說道叫一聲呂氏妻你且聽話呂氏道你愛你那小婆子還肯與我嘆話嗎聽為夫一二的悉說根芽想那我和你夫妻配下一心想隔兩年養個娃娃呂氏道命上沒得七八年無生育我實害怕怕只怕無後嗣接起香花無奈了我和你商量已罷才託媒去討小說是黃家呂氏道我都叫你莫

他進只想是過門來大小和雅呂氏道非是我嫌他是我嫌我誰知道小與大

吵鬧如麻呂氏道他發了瘋勸大娘你如今要聽我話呂氏道着你不聽我的話

大讓小這才是好到了佳呂氏道讓小轉面來我又把黃

氏勸下黃氏道我不聽你為小就該要時常讓他黃氏道我讓不得正多你

也是命不好才出二嫁黃氏道些出二嫁馬我也是命不好無有娃

娃黃氏道叫你窩幾個既過門大與小同屋坐下兩姊妹能和氣

就是敬咱黃氏道你愛你那大婆子叫他敬我我勸你兩姊妹全不聽話說兩個

現眼報你試看他有從前朱門中一小一大大婆子他本來心

毒到佳小婆子他姓劉生得和雅他敬奉大婆子如像親媽後

把那壽昌兒剛才生下大婆子刁男人就要嫁他嫁與那遠商

人帶回家下，一嫁了那神人，就不佑他。那一年大婆子得病死罷，壽昌兒作了官，千里尋媽，把劉氏尋回來，一人獨霸享兒福，好似那錦上添花。小婆子受盡福大已死罷，想起來有何趣，怎不讓他。這就是大婆子心毒顯化。黃氏道，心毒報應得好。又說個小婆子報應不差。呂氏道，小婆子也有報應。這家人住至，在酉陽城下，兩大小一姓程，一個姓花。程姓的是大婆子，也儒雅，也有那小婆子實在尖華。那一年大婆子身懷六甲，小婆子氣得來頭悶眼花。那一天大婆子把兒生下，小婆子忙進房去撿娃娃。一見得盤腸生把針抽下，插在那腸子上，神不知他。大婆子那腸子痛如刀割，每一月發兩回，咬緊牙吧。豈知道幽冥中就有報答。小婆子得了

病眼淚如沙，兩手上生了瘡，有如碗大。或時生，或時死，常嘆苦。薩不知到有何錯報應。正大請端公請太醫，又把錢花至害到三四年，痛得無法。才遇他小叔子學堂回家，他說道：「昨夜遊冥去耍，又只見小大嫂正在捱人，兩手心又把那釘子鉸下。或時催，或時歇，刑罰交加。我比時問鬼卒所說法，道花氏女用心太差。大婆子盤腸生把針插下，害得那大婆子無處可查。這宗人理應在陰司受罰，再等待陽壽滿要去拿他。」花氏女聽此言，心頭惧怕，忙悔過望神靈，打救於他。幸遇着大婆子次子生下，花氏女忙進房去撿娃娃。見那針在腸上起了格搭，忙將針抽下來，好腸還他。自此後，花氏女精神勃發，手中瘡忽然好一

點不差到後來終無兒好似一寡還靠着大婆子兩個兒娃這
就是小婆子報應不假說你聽你還須自己打撲如不信我也
隨你們去罷我從此下二回永不開牙 錢生說畢那大婆子
忠厚到也信了惟有小婆子心懷毒意總要想方害那大婆子
那年兩大小身懷六甲正遇錢生未在家下大婆子所生一兒
隔兩天小婆子所生一女小婆子心懷不忿滿了十天假意抱
女在大婆子房中去耍三言兩語將大婆子支開暗將已女掉
那大婆子的兒抱回房中去了那大婆子與兒換片子見是一
女便抱這女到小婆子房中來說道你然何將女來掉我的兒
你快快些拿兒還我小婆子道你在放屁各人養的娃娃氣氣
都不同誰來與你掉嗎你無福氣養的是女見我有兒你不忿
氣誰個與你想方來痞我的兒你錯打主意那大婆子怎肯依
他天天鬧進鬧出錢生回家兩大小都爭說兒是他的沒得那
個生女錢生道兩個都生是兒這女未必是我生的不成嗎只
聽一小一大糾生糾死的要兒錢生也不知兒是那個生的也
斷不下來大婆子的後家哥子聽得就領起妹子告官小婆子
的後家哥子也領起妹子去訴狀却說此官是個二甲進士出
身善透人情見得兩造呈詞想了一會即催齊人証投審無如
官問大婆子說是兒是他生的問到小婆子也說兒是他生的
連官也斷不下去官又想了一會說道你這娃兒暫留衙中有

乳母喂乳，凡兩兩造人，証明日在河下船上候審官到衙內，暗買一尾三四斤的活鯉來喂起。先在衙內密囑衙中的媽媽說道：「明日審案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到了第二日，太爺唱道：「下河設了公案，太爺將人証帶齊。」太爺問道：「這兒到底是那個生的？」大婆子道：「太爺呀，本是小女子生的。」小婆子也說：「太爺呀，本是小女子生的。」太爺又問道：「錢生這兩個婦人，都是你的妻妾，你說這兒是那個生的？」本縣也好斷案。錢生道：「小的出門半月回家，只見他兩個爭兒，不知是那個生的。」太爺道：「你都不知這案又如何斷法？」錢生道：「太爺斷他兩個一個生半個。」太爺道：「這話也是。」遂勸道：「你兩婦人既為妻妾，有兒還是一樣，到不如一

女一兒公共撫育，只見那大婆子也不依，小婆子也不允。太爺怒道：「你們兩來都無福氣，不該得此兒。」叫媽媽將此兒與我拋下河去。那媽媽果然抱出那被裹的魚，走二人面前一晃過去，即丟入水中。那大婆子看見痛心不已，一步跳下水去。太爺忙叫人打撈起來，只見那小婆子吞起口乾，叫喚又無眼淚。太爺才將乳子抱出，罵道：「此子分明是大婆子所生，所以將此子丟入水中，他連命都不顧，惟有這小婆子毫不動身，以其非爾所生，不問痛癢是也不是。」小婆子無言可答。太爺責打四十嘴刑，漸回後家，另放人戶，把這乳子交還大婆子撫養，無不說官神明。後大婆子此子成人，竟成進士，可笑那小婆子趨一輩子的。

心勁還是空手而回後亦不得良人丐化而死終有何益吾勸世之為大小者須各存良心免遭這宗報應

飛來媳婦

道光二十七年馬邊廳有一家姓李的名煥是個廩生娶妻漆氏所生二子一女那二子俱補廩食餼一名昭昭身長十六尚未許人可羨此女有才有節有孝兼之平素善敬哥嫂憐恤貧人真果賢淑無比只因夷人作亂舉家驚恐不料五月底陽佳節夷人忽然殺到李家將那父子娘母殺斃昭昭見得兵來躲在那陰溝內面無人知覺待夷人去後昭昭出得溝來見得父母已亡哥嫂不見要想放聲大哭又怕夷人復至只得悄悄哭泣

泣一場大着胆子將那爹媽尸首拖在房圈內面移至床上把門關鎖又向他自已房中衣服床帳已被夷人拿盡惟有一個花箱內藏銀三錠昭昭拿來放在腰中拜了爹媽幾拜哭了一陣暗地而逃剛逃三天不過走了八十餘里偶遇強人估要昭昭成親昭昭跪下哀告云叫聲大爺你聽話奴本是個女孩娃因為家貧無飯嘴將奴抱在婆家婆家惡辣朝朝打悄悄逃奔回娘家隔此只有一里罷只想回去告爹媽大爺要把親成下願跟大爺轉回家大爺不必把我打留我性命作渾家哭畢強人壓着他走入安慰昭昭說道我家離此不遠你跟我去拜堂成親諒不少你穿食昭昭假露笑容心想無有脫身之

計暗暗的叫道爹媽呀你在陰靈要佑兒逃脫此難心中祝罷
眼中恍惚見一人如他爹爹把手向左一指昭昭不知其故又
走數里正遇強人馳驟稍緩昭昭見一高岩昭昭心想完全大
節不顧性命往下一跳那岩却有百丈之高昭昭跳下却遇一
根紫檀擋着昏迷不醒那強人見此女墜岩而死獨自去了又
說昭昭甦醒轉來脚手身軀尚未損壞緩緩爬下坎來一望隱
隱有條路徑跟這路走了一日肚餓時摘些山果充飢整整走
了兩日乃見一間茅屋昭昭心想前去討點飯吃昭昭站在門
外一睜見一老母出來問起來由昭昭把落難之情訴了一遍
老母憐其孤苦留宿一夜第二早晨老母道我家貧寒不能留
你你如要逃出天羅像你這般美貌必受人欺侮不如女粧
男扮扮成丐化模樣一來不受人欺二不遇着好人終身有靠
昭昭道我無男子衣服如何粧法老母道我那老者在日還留
得有破衣一件破襪一雙破鞋一雙小姐姐可拿來粧換老母
將衣服鞋襪拿出昭昭將衣穿起襪內添些綿絮將腳兩邊碾
穩把鞋穿上臉上搽些鍋烟頭上將濫風帽緊緊罩定果然像
個男丐化一般辭別老母也不知東南信脚走去不上一月走
到威遠地方沿門討口正所謂粧成色像真男子誰識其中巧
機關又說威遠地方有個姓張的名叫知禮娶妻蘓氏所生一
子乳名扒自來佃譚大婆田地耕種那張大爺死了蘓氏將他

安埋之後立志撫兒自想張扒今年十五尚不能耕種來到譚大嫂家退佃譚大嫂道張大嫂你不作庄家我不勸你如今張大爺死了你也獨自一人我也是一人不如搬在我家作些吃些張扒幫我看牛至於你這兩百串穩錢我每年認你谷子十石你拿去放借生利要不得幾年你豈不發財嗎張大嫂道承得大嫂看照感德不忘到了冬下張大嫂娘母搬到譚家張大嫂手脚活撥張扒也勤快忠心譚大嫂極其喜悅那張大嫂極其賢德又會教兒他教兒總叫他存好心說好話為好人成才把穩為人忍氣直真善於訓誨又說張大嫂行了一件極好的事那件好事呢因他先年一屋兩頭有個姑娘姓余嫁到黃家有些造謠言的就說這個姑娘在家生一娃娃那黃家男人聽得意欲不要這個婦人那黃大心想我這婦人與張大嫂同居數年此事他必盡一悉我不免到譚姑娘家去耍漫漫叨話他的口腔黃大果然來到譚家夜來吃酒時與張大嫂同棹張大嫂也曉得黃大聽信讒言嫌他妻子張大嫂假向譚大嫂說道如今的女子在娘屋不知羞忸的也多得很依我看起來要姑娘知禮知義好不過余大娘的大女我與他同住兩年未見他出過大門與人嘆過半句笑話人生在世得手這宗女子為媳婦都是好福氣黃大道張大嫂呀這女子如今有人說他在屋頭養個娃娃張大嫂說道天呀天這宗賢孝女子都拿這宗話來

汚他怕天老爺都不肯黃大聽得張大娘這席話回家也不嫌他妻子了張大嫂因這點口德造下了大福那晚夢他丈夫來託夢道你我夫婦前世無德今生應絕後嗣因你一言造福不久你平空就要得一賢媳張大嫂醒來也不解其言那日譚大嫂酒吃完了叫長年挑糧子上街掉酒兩個長年一個挑三斗還剩兩斗張大嫂叫張扒幫挑張扒起身之時那媽拿錢十二文叫張扒請那兩個吃茶以好教他犁田孰知把糧子挑進糟房掌櫃打酒請他三人吃張扒性不吃酒來在場上轉要走到場尾見一個賣油糶的抓倒一個丐化子在打張扒上前問道你打他為甚那賣油糶的說道這個丐化子吃我四個錢糶估不開錢我才打他張扒說算我的就拿錢四文開了那丐化走上前來一把扯着張扒的辮子不丟張扒說我見人打你我拿四個錢與你改交你心來扯着我則甚那丐化子道我生死要跟着你可憐張扒橫扯也不丟手順扯也不丟手正在無可奈何之際正遇兩個長年挑起籬篋出場尾來見一丐化子扯着張扒長年問其由來張扒將開錢說了那兩個長年道他以好心待你你這丐化子才不知道理噪只喫丟手丟手只見丐化子道我總要跟着他西女我丟手除非將我打死那兩個長年道張扒你兩娘母愛行好事這吓子爬一個丐化子在身上又髒又臭這就是行好事的下梢頭張扒無奈向前拖起走丐化

子扯着辮子後行好似債主子靠賬一般剛一到了譚家兩個
長年叫道張大嫂你那張扒得手丐化子拖着在槽門外邊你
去看吓譚大嫂聽得與張大嫂一問來看果然有個丐化子扯
着張扒張扒在那裏哭哭啼啼的張大嫂道你這丐化子才有
祥暱你扯着我兒做煞子丐化子道我要跟倒他一輩子張大
嫂聽得此言就要去打譚大嫂道莫忙他說跟着你兒一輩子
其中必有道理遂叫道你這丐化把張扒放了有我耽担你將
跟着他的道理說與我聽丐化子道大嫂要問請聽我本逃
難一女子孤身獨自走天涯因為夷人把山下殺了我的爹和
媽全靠陰溝來救駕不然早已染黃沙又怕被人來欺壓女粧

男扮把人麻如今走了二月罷沿路要訪賢良家誰知良善世
間寡萬中才選張大娃奴願把他來配下奴的終身靠着他論
我家來也不大父兄廩你不虛誇苦無粧奩作賠嫁腰中又把
銀子拿三錠銀子來交下權當手飾與衣花丐化說畢譚大
嫂說道張大嫂天上跟你落一個媳婦下來這還不好嗎我權
為媒成就這庄好事遂叫丐化進去拿水與他沐浴又拿衣服
等項與他換了收拾出來才是一個美貌女子舉止大家於是
拜了婆婆與同媒人張大嫂歡喜不盡那兩個長年看得吞口
水心中想道早晚得有一正好的料子我該與他開四個錢等他
來扯着我那個說扯着張扒之時我該褶起就跑那個說那時

烏頭烏臉，眼屎都有九斤半，那個樣子送我，我也怕得這還是張扒的福氣。譚大嫂見張大嫂有此媳婦，又將對門一股田地，佃他耕種，將銀子掉與共湊成穩錢三百串。搬過去時，看期與張扒成婚，昭昭有考，古木又能勤快，至咸豐三年，方才六載，存了一千六百串錢，所生二子，聰明伶俐，日後之發達有可期也。可見人生斯世，能說一句話為好人，兵也能逃，媳婦不消去說，送都要跟你送個好的，末人奈何不行好事哉。

罵雞受譴

江興場古月村黃興澍，刻薄人也。恃他家業富豪，凡買人地方，奸巧奪算，眾人與他贈一個雅號，叫作錢串子，真是一屋不招兩樣人，娶個妻子姓陸，刻薄更甚於錢串子，兼之性情凶暴，罵人無厭，眾人又與他取名為母猪龍。那日因他不在一個雞窠，心疑是他對門朱大嫂偷去，陸氏朝朝辱罵，却說他對門姓朱的名讓娶妻雲氏，生一兒，富壽，女名蓮英，家下貧寒，累欲賣地方與黃興澍，無奈他卡着不買，外又無人成交，可憐家無衣食，朱讓無奈出門貿易去了。母猪龍登門叫罵雲氏，也只忍氣吞聲，殊不知母猪龍得其慣便，凡山上不見一根柴，一窩菜，都是在朱家門口叫罵，為其一個雞窠，已經登門罵了七八回了。這是何故，明明使朱姓在此過不得日子，等他好將地方，便易賣與他，圖謀之心，自不必說。且說那日午飯之後，母猪龍又來叫罵。

雲氏說道黃大婆你屋圍屋側我家無人來走你的雞又不在我家來我聽你嗚的話盡是嗚我我雖家窮從未偷人東西母猪龍道你雖未偷你是個不正經的勾引我長年何二猫子拿去殺來吃了你在瞞那個雲氏道姓黃的婦人家名節要緊你拿這些話來誣我我實不依喙於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吵一場誰知朱讓貿易回來早在屋后聽明氣狠狠的回家抓着雲氏打了一頓母猪龍暗地回去了朱讓即寫一封休書說道雲氏呀雲氏為夫出門之時何言囑咐於你你在家中作出無廉無恥的事情我今日將你休了你速速走罷雲氏說道丈夫呀你妻子跟你多年好友你也知道為何聽人之言將妻子逐出朱讓不由分說一陣拳打脚踢將雲氏趕出可憐一雙兒女哭哭啼啼又被朱讓吼着不敢作聲雲氏在外等到黑了丈夫並不開門雲氏跪在門前大哭道雲氏門前雙膝跪哭聲丈夫聽細微自從那年夫婦配奴才十六咏干飛公公在日家豐美夫妻和氣孝庭幃因為那年時運退一年被火燒兩回公公氣在床上睡不幸半年跨鶴飛婆婆接着把命廢死在陰曹永不歸安葬才把錢米費丈夫染病命垂危家如水洗像窮鬼奴家割股兩三回把夫救好成雙對隔年生下女中魁家貧無吃妻不悔只想勤儉作一堆又生富壽七八歲朝日隨妻在綉幃想來妻子無甚罪聽人辱罵趕出閨丈夫休奴奴不悔傷心兒女不

一堆回頭我把兒女誨你要爭氣在庭幃如若你娘作了鬼多
燒錢紙化成灰從今若要娘母會除非南柯夢一回。雲氏哭
了一夜天明之時竟自哭哭啼啼回他娘屋去了那娘屋爹爹
早死只有母親在堂如今已滿了六十歲了並無三男四女單
生一子雲天與雲氏兩個幸有雲氏哥子雲大幫人營工以供
母膳雲氏回到家來守着母親大哭不止母親道兒呀你哭甚
麼雲氏將休書拿與母親說其情由母女痛哭自不必說雲大
說道妹妹不必啼哭我即營工過日你兩娘母我諒也供得倒
妹妹暫住一時朱大哥氣醒自來接你回去雲氏自此傍着後
家安身與人做鞋紡花得點工錢添補到也儘可過日豈知屋
漏又遭連夜雨行船偏遇打頭風那雲大偶得一個不起之症
一病而亡雲大婆把穩錢五吊退回將兒安埋之後無立錐
只得與女兒沿門丐化去了不提又說朱讓自休妻之後在近
處作點生易苦送富壽讀書富壽頗也聰明十六歲入了學十
八歲中了解元回家辦酒之日黃家忽然起火眾人忙他遲延
不去帮忙黃錢串子大嘩救我救我那些隣里暗裏說道燒起
點燒起點等他将房子燒完我門才去不然將火打熄那個發
財架子難得看黃錢串看得火勢難救心想進去搶些契約箱
子剛一進去火焰閉門燒死在內母猪龍如像瘋了一船一盪
走過朱讓垵子內面大聲叫道朱大爺呀朱大娘偷紅之事是

我癩他的，因我幾句話，使你夫妻離散，此雞本是何二貓子偷與宋娼婦吃了。我癩朱大娘是我的大罪，神人壓我，說明我仍然要去燒死朱大爺，你要去尋朱大娘回來才好。說畢，仍然回去赴火而亡。何二貓子同日亦死。黃姓一家斷斷根絕。苗人將地方充在祠堂，以作祭祀之用。黃錢串夫妻平日狠心，就是如此結局。又說朱解元聞得他母是冤枉，逐出當下跪在他爹面前說道：「爹爹呀，兒的母親受此冤枉，如今不知落於何地。兒不辭千山萬水，要去找尋母親。如尋得着兒就回家，如尋不着兒是不回來了。」朱讓道：「兒呀，你既要尋你母親，為父與兒銀子二百兩，請一工人與兒挑担，如尋得着母親兒也要回來。尋不着兒也要回來，休得尋母，拋却你父。」解元於是拜辭父親，即日起程，不辭風霜雨雪，足足尋了兩年，全無母親消息。可憐朱解元的眼淚不知流了若干。那日正值十月初旬，朱解元尋至九龍橋前，天色已晚，前無招商旅店，心想要與人借宿。此處人烟稀少，仰面看時，茂林之中現出了一座廟宇。朱解元與工人道：「我主僕二人今晚就在此廟安宿。」於是沿梯而上，只見廟前一樹紅梅，香風撲鼻，入廟一望，才是一座古廟，七零八落，蛛網塵垢，入目不堪。朱解元當即跪在神聖位前，默告道：「神聖呀，神聖呀，你如此冷落，倘如使我母子團圓，我願重修廟宇，改換你金身說畢，只聽那邊有人說話。朱解元暗地偷看，乃是兩個老

母在那間廂房內面，炊烟煮飯。朱解元心想要去問其姓名，也不便問得，不免叫工人將鋪蓋行李鋪就，暗聽他說些甚麼。果然不上一刻，只聽那高年老母說道：「兒呀，我娘母朝朝丐化，屈指算來已十二年了。如今你哥子一死，兒又被你丈夫休出，真是無家可奔，無人可靠，一定死於溝壑了。又聽這個說道：『媽呀，此是娘母的命，怪得誰人？但幸我娘母朝日團圓，想起我那一雙兒女，不知還在嗎？』不在說到此處，只聽他大哭起來了。他又怎樣哭法？我娘不必心中悶細聽女兒說分明。從前爹爹家道順，因為時衰家業貧，他日把兒配朱姓，未滿二十接過門也。是時衰命運盡，丈夫貿易出遠門，可恨挨近一黃姓，存心刻薄，

不成人，因為雞婆啖一陣口口誣兒有姦情。丈夫聽得心中惱，才將奴家趕出門，只想傍母來靠定。哥哥一命入幽冥，丐化來把光陰混。娘母同行十載零，我那運英富壽筭，不知長未長成人。女呀，你在家中有安頓，那知為娘受苦辛。兒呀，你在何方，娘何郡，記得為娘撫你身為娘，丐化苦受盡，何日才得會兒身。朱解元聽到此處，幾步上前，一手扯着他母親，哭道：「媽呀，兒千山萬水尋母，二載不知音信，不料神天默佑，娘母在此相會，才曉得母親如此受苦。雲氏道：『先生，你是何人？』朱解元哭道：『媽呀，兒是富壽雲氏道：『兒呀，你也長成人了。』只見朱解元跪地不起，守着那母親大哭一場。自從爹爹把母休，兒才八歲。

在屋頭不知我娘何處走使兒朝日淚長流雲氏道兒呀娘自從你父休出眼淚

朝日正月欠娘寅回斗兒女雙雙對父愁人人歡飲過年酒望

娘不見回屋頭面兒呀無二月欠娘二月天桃花樹樹似火

燃兒欠娘來肝腸斷不知我娘在那邊在兒呀三月欠娘是清

明家家戶戶拜掃墳紙錢飛在桑枝掛如像我娘入幽冥為兒呀

也與他死四月欠娘梅子黃娘望兒來兒望娘長途只見青山

隔不知我娘生與亡兩兒呀五月欠娘是端陽家家

酒內泛蒲黃我娘自把兒拋却佳節思親淚汪汪兒呀為娘撫育

曉得欠時六月欠娘熱氣蒸娘去兒怎不痛心紅日當空如火

噴望娘心在萬里程兒呀七月欠娘七月

半我娘苦楚說不完因為黃姓把雞嗙至使我娘受熬煎兒呀

他害八月欠娘是中秋猶如西水往東流幸兒得了青雲路才

得尋娘轉故丘元兒呀九月

欠娘是重陽黃家報應不非常三口人兒火中喪不留一人實

可傷兒呀十月欠娘梅花開父聽冤枉淚盈

腮叫兒到處尋娘轉快尋娘親轉回來何兒呀十一月欠

娘是寒冬而今家屋轉興隆天公報應原不爽那個好人久受

窮兒呀十二月欠娘不見娘如今

接娘回故鄉我娘休怨父情況念在兒身有下場雲氏道兒如

要娘回要依娘大事三件朱解元道媽呀那三件呢雲氏道第

一件要將此廟重修改換金身第二要你爹爹接娘在十里長亭親身抬娘回家第三要與娘辦三天酒席以表白為娘的冤情朱解元道媽呀兒件件依媽所說雲氏道兒呀未必只接為娘嗎那個老母是你外婆又拿來如何安頓朱解元道一並接回供養解元於是拜了外婆取些衣服與母親外婆換了請兩頂轎子與母親外婆坐起曉行夜宿到了古月村前離家尚有十里雲氏呼將轎子駐下不行解元問道母親為何不行雲氏道要你爹爹接娘娘才回去解元聽得忙回家說與父知那父親只得穿起袍套來接雲氏一倒轎前說了一聲恭喜朱大婆發財雲氏道你到發財害得妻子討口朱讓道前話休提我

起套子來抬你朱讓把轎抬在肩上偏去偏來抬了一根田坎汗流滿面雲氏又念夫妻之情免他抬了却說雲氏回家拜了祖宗又守着蓮英女兒哭了一陣夫妻母子團圓辦酒三日又到古廟去重修廟宇滿堂穿金買田十畝招僧奉佛後解元進京殿了翰林官至一品雲氏誥受一品夫人從此看來母猪龍夫妻一味刻薄又因一個雞誣人名節至使夫妻離散惡貫已滿終得一火而焚裡祀已絕何如朱姓忍人讓人使子作了高官列台細想還是刻薄好嗎忍讓好嗎

燒香殞命

婦女原要守閨門不可燒香入廟門和尚尼姑休要近奸許多

出這等人，你去燒香不打緊，多受圈套，敗閨門。婦女要把菩薩敬，我今指你佛三尊堂上公婆是活佛，家中還有一灶神，果把公婆敬得好，勝過朝山拜世尊。誠心能把灶王敬，灶王佑你無災星。若要燒香去看會，出些醜事，惡壞人，你們不信聽我嘆說。段燒香把命傾，昔年歸德縣積善村，有一人姓陸，名必達，娶妻張氏，夫妻兩口年近五旬，單生一女，取名金姐。雖是個小家人戶的女子，却也生得性情和雅，女工活路，件件皆能。他母張氏與他纏得一雙小小脚兒，到了十六歲，長成一個美貌女子。平日在家到也勤快，不是作針黹，便是紡綿花，從不亂出閨門。那側近有個隣家女子，姓周，名成姐，常在金姐家中去來。那日一戌，姐隨母燒香回來，笑嘻嘻的走來，對金姐說道：「亂龜山下，尼姑菴修得極好，菴中尼姑也賢惠，才叫好要啣。金姐，你怎麼不叫你媽引你去看吓？金姐就對他媽說道：『媽呀，前日我的脚痛，在觀音菩薩位前許得一雙鞋，媽何不引我去還此愿？』那媽對那爹上說，那爹上也是溺愛女兒的，並不阻滯。果於十五日，兩娘收拾香燭到尼姑菴內燒香去了。誰知菴內尼姑靜修，平方二八，是個不守清規的，平日相交盡是飄流浪子，有財有勢的人，其中有一人姓顧，名克昌，是個貪淫好色的人，又因他家下富豪，捐了一個監生，要他豪強，欺纏隣鄉中人人畏他如虎。此日克昌來廟與尼姑商量辦觀音會，正遇金姐母女

燒香克昌見得金姐如此美貌問是何人之女靜修伏耳說道
此是張必達的大女克昌意欲謀此女為妾當請尼姑靜修為
謀靜修到第二日來到陸家作合陸必達聞得作妾二字就將
尼姑及克昌大罵一頓靜修詳細說知克昌克昌朝日想方未
得其計於是收拾進城與故交李書辦商議謀娶此女當許銀
五十兩李書辦道我們歸德縣的糧長難當凡當糧長都要傾
家現今太爺催促糧長尚有兩個未齊不如出張稟帖保必達
為糧長待他賠糧傾家你才將銀兩去娶他女子他無有不依
克昌道此計甚妙遂連夜具稟必達為糧長官即差人將必達
叫至大堂必達不知何事忙忙跪下說道太爺喚小人有何吩

咐太爺道爾鄉公舉你為糧長好生辦事必達說太爺在上聽

小的稟明太爺道有甚稟明 尊聲太爺容民稟細聽小人說

分明太爺道你小人自幼家貧困未入學堂攻書文算盤不知

本蠢鈍如何下鄉收銀本縣文人多得很何不另選一能人太

爺總要施惻隱念得小人是愚民如若赦民催糧任思似天高

海樣深 說畢太爺大聲吼道這個也不當那個也不當未必

叫本縣來催糧不成本縣出一張滾單交你你速去催討限你

五月催齊必達領了太爺之命回家告别妻子四處催討無如

歸德縣盡是村子難於會人從二月催起到了六月必達名下

尚欠八百五十九兩未收官開了比連比三次打得必達皮破

血流慘不可言，又限催期一月，仍欠銀六百一十六兩，實難催討。太爺又打一百丟入卡房，飭必達賠出。伊妻張氏聞夫入卡，痛哭不已。克昌聞必達丟卡，又遣尼姑作合。尼姑勸修假意進城回來，對陸大娘說云：「我在城中昨日回聞，聽太爺把糧催四處催討，全不對。六百銀兩斷夫賠三天一比打濫腿，丟在卡房命垂危。小尼聽得流眼淚，不知何人說是非。城中多少能人輩，獨使大爺把糧催。此人把這良心昧，恐怕日後遭天雷。我見不忍才多嘴，來對大娘說細微。大娘念得夫妻配，忙辦銀子救他回。」陸大娘聽了，向尼姑說道：「方子奴也想盡非賣地方，銀子從何而來？」尼姑道：「你不如將金姐放與克昌為妾。克昌是你女婿，定要幫忙。」陸大娘道：「作妾之話，休提。」尼姑又設一計，說道：「我廟中觀音簽極靈，你明日辦點香燭，前來求簽，看菩薩如何指示。」尼姑說畢而回。克昌在廟等着，問道：「作媒之事。」尼姑道：「休提。」我設一計，叫陸大娘來廟燒香，你須如此如此。克昌大喜而歸。到了第二日，陸大娘叫女兒好好看屋，他去抽簽去了。克昌領了二十餘人來搶金姐。金姐見得人多，難以逃脫，撞牆而死。克昌見此女撞死，暗暗而回，却說陸大娘燒香回來，見得金姐頭破血流，忙忙上前抱着大哭道：「一見女兒把命喪，不由為娘大悲傷。因為兒父遭冤枉，催討官糧走四方。自從二月回家望，哭哭啼啼淚兩行。他說此糧催不上，定主家散與人亡。」

至今催到九月上，三過其門未入堂，收得糧銀三千兩，還有六百要賠償。太爺發怒大堂上，責打四十，丟卡房。無奈娘把靈籤降，急急忙忙轉回鄉。回到家中打一望，我兒死得甚慘傷。頭髮蓬蓬蓋臉上，撞成四塊噴紅漿。想兒昨夜點燈亮，問父何日轉故鄉。問罷淚滿衣襟上，低聲笑口叫媽娘。並非殺人把火放，太爺也要將情諒。勸娘休放在心上，自有神明作主張。昨日有兒把話講，今隔陰陽紙一張兒呀。知你一死心不蕩，漫漫陰靈等着娘。同對閻王把冤講，打救爾父好回鄉。陸大娘哭畢，即投地隣地隣齊來說道：你女不是別人逼死，乃顧克昌率領二十餘人來搶你女兒，你女受逼撞死。陸大娘即到縣中，對大夫說

知必達哭了一陣，吩咐妻子作呈報官。官驗之後，要辦克昌。克昌頗些銀錢，上下招呼，竟將此女審成自盡。到使克昌安然無事，幸喜歸德縣來了一個清官，是兩榜進士，出身為人精忠，是個不避權貴的。陸大娘聞之，攔路叫冤。官接了印，後即將克昌拘縣對審。誰知克昌惡貫已滿，剛跪大堂，被金姐陰魂迷着，遂大聲呼道：我說呀，金姐呀，你莫打了。太爷道：莫非你的報應到。小快說快說，只見克昌說道：大老爺呀，那日監生上尼姑菴，看見金姐美貌，意欲娶來為妾。小的遣尼姑靜修為媒，不允。監生進城與李書辦五十兩銀子，他與監生設計，稟必達催糧，以使他家破之時，才多許財禮去說他女兒。前官果斷必達賠糧，丟

入卡中，監生又遣靜修去說合，陸大娘不允。靜修設計，叫陸大娘上廟降籤，監生即領人去搶金姐，誰知金姐立志甚堅，不從。監生說到此處，不說又被金姐陰魄打他，克昌大聲呼喚，我說我說你休打我。太爺道：金姐不從，又便怎樣？克昌道：監生土前剛欲樓搶，金姐竟撞牆而死。監生暗地而逃，太爺審明，即將克昌與李書辦、靜修、尼姑辦成死罪，當把陸必達放出，官念金姐節烈，行文上司，上司奏聞皇上，旨下將克昌家資斷與陸必達的女兒金姐，豎牌坊，此乃是女子入廟燒香的果報。世上為爹娘的，切禁女兒入廟燒香，以免受害。

嫌亞遇施

夫婦之間，總宜和睦，不可因殘疾而妻嫌夫，夫嫌妻也。亦不可因貧窮美醜，而妻不敬夫，夫不愛妻也。須要如梁鴻之舉案齊眉，相敬如賓，自得上天之相，說得此處，我講一個美女得一瞎夫，不嫌的好報，與你們聽。此個女子姓江，乃江靈縣江進士之么女也。自幼許配鄭洪，鄭秀才之子鄭觀光為妻。鄭觀光到九歲時，偶得眼疾，雙目不明，長成十八歲，自父親鄭秀才死了家中，一貧如洗，兼有老母在堂，亦雙目不見，可憐母子二人，要吃不能到口，要穿不能到身，真是坐以待斃。江進士聞知，忙請媒人來家，願出錢米，與女兒完婚。媒人來到鄭家，說與鄭觀光母子，那鄭母說道：我母子又窮又瞎，恐連累千金小姐，叫他另放

人戶我母子等他餓死以免害人那媒人說道江進士他既不
嫌婚瞎命我来府說知完全其婚你母子休出此言果然鄭母
應允進士發人在場看期期到之日着些工人厨子來鄭家辦
酒酒罷之後鄭江氏事奉那瞎眼婆婆盡心竭力尊敬丈夫如
禮神明從不起個嫌意過門兩年所生一子眉清目秀到六歲
之時入學攻書過日成誦十六入學十九狀元及第官拜尚書
父封大夫祖母及母封為一品夫人鄭老母壽滿九十鄭江氏
須了環蒲室尚自親身扶進扶出以盡媳婦之道自那婆婆死
後泣血三年真不愧名門淑女也那年夫婦同滿七十眾親拜
祝又遇長孫狀元報至喜不可言且說丈夫先死一月鄭江氏
忽謂媳曰青衣女使今來接我矣說畢合掌而逝只見遍地
紅雲圍繞異香滿室霎時音樂旋空人人都見鄭江氏騰空再
升而去此就是能孝病妻不嫌瞎夫之好報也然世上賢愚不
等既有不嫌病夫之人却有嫌病夫之人今又說個嫌夫的好
報此案出在本朝乾隆三年江都縣雙塔寺有一人姓武名傑
乃陝西民籍遷居湖廣上無家門獨居此地買有二百多兩銀
子的地方娶妻張氏生一子名武二道也聰明可恨是一個啞
子自幼聘暴公施的女兒為妻接過門來不上一年武傑夫妻
陸續死了暴氏是個不正經的婦人與一個寄兄周順通姦就
嫌賤啞叭二人商量將地方賣了搬在江都縣將啞叭當成帮

工他二人儼如夫婦啞以看不過了時常提刀要殺周順周順與暴氏商量說這武二是暴氏後家哥子見他窮苦請他為長工他不聽招呼提刀相殺意欲前武二逃出以為長久夫妻商量停當才到施公台前告狀施公接紙問道你為何事告狀周順道太爺要問容稟小人隔此路不遙家住城東五里橋不幸雙親亡得早單留夫婦過終朝本樸為人行正道廣作善行不辭勞行善反被人估倒誰人估你就是武二害人妖因他家業搞完了憐他貧苦莫下梢念是妻兄才留倒幫做庄稼路一條誰知舅子性氣燥不時耍棒又提刀小人幾被他殺了趕他不走命難逃太爺台前把狀告要斷武二回故郊施公聽罷差

將周順壓着即刻差人將武二拿到施公問你是武二你將刺殺周順的來由說來只見啞以連聲呼叫雙目如燈淚落如雨呵呵的說話不明只得拍胸抓耳擦腮也不畏王法嗚嗚的亂嚷如瘋的一般施公道武二你口不能言不必着急你與周順下去少時與你判斷施公想了一會忙差人將暴氏拿到施公問道暴氏時才周順說你夫婦心慈念得武二誠實留在家中使用他就沾恩了如何這樣傷心提刀殺爾夫妻呢那武二到底你甚麼親戚你實說明本絲立即打死暴氏道太爺要問請聽奴本暴家一女子幼與周順結為婚念我哥哥多窮困兼之啞口話不明累求周順要憐憫留他過活一平生誰知情

性多頑梗，提刀弄棍要殺人。丈夫無奈，將他稟要望太爺動大刑，打死武二，害除盡方遂奴家一片心。此是奴家真情話，並不虛言誑大人。施公聽罷，叫將此婦帶在一旁監守，又喚周順上堂說道：本縣初任江都，最恨棍徒，你好心待人，反受其害。本縣定要將武二治罪。本縣問你：不是親戚，你焉能留在你家？到底是你甚麼親戚？周順說：本是舅子。施公說：本縣時才問你妻子，他又說是姨娘老表，就是姨娘老表，也是親戚，你須實說。周順心想：暴氏與我商量，原是認成舅子，如何又認成老表？恐怕一時說忙了，也就隨口說道：太爺呀，本是姨表。施公又說道：先由審你妻說是姨表，後又着實考問，你妻說是姑娘老表。周順想到此，婦人如何亂打石頭，全不跟商量之話。施公見周順沉吟，掉上一拍，大聲吼道：是不是姑表？周順慌忙應道：大老爺呀，像是姑表。施公笑道：姑表就姑表，如何像是姑表帶下去？又將武二帶上堂來跪下，只見兩目垂淚，擦手抓心，指指口，擺擺頭。施公不解其意，問道：武二，你不用着急，本縣能知手式。你打手式與我看看。本縣與你公斷。武二磕了幾個頭。施公問道：你家住那的？武二向東一指。施公道：你家住東關嗎？武二點頭。施公又問：叫甚麼地名？武二將手地亂畫。施公拿紙筆交與武二。武二接來畫完，呈上。施公看來，畫塔兩座，中現一廟。施公問武二：你住那地名？叫雙塔寺，是也不是？武二點頭。施公道：你有爹媽。

否武二擺頭問有哥子兄弟否武二擺頭施公道本縣叫周順
夫妻上來不許多嘴問你時始打手式武二點頭施公吩咐將
周順先帶上堂來問道你與武二是甚麼親戚再說一遍也好
結案周順心想暴氏對太爺說是姑表我說不是姑表恐太爺
疑惑打定主意對太爺說道本是姑表施公道你說姑表大約
你妻也是知道的差役你將暴氏帶來跪下施公說剛才問你
丈夫說你父母俱亡田地賣盡你哥哥又啞又不成材不知是
與不是暴氏道太爺呀本是想小婦人出嫁六年我哥哥口不
能言又無倚靠是我夫妻留在家作些吃些周順見他妻子說
來不對要想開口去補剛說道太太太爺施公呼叫掌嘴一聲

乒乒乒就打五十打得周順血流滿地施公大怒向暴氏問
道到底是不是哥哥暴氏嚇忙了說道太太太爺呀是乾哥哥
施公笑道本縣叫武二上堂不許那個多嘴只見武二上堂跪
下施公道武二武二呵呵應來本縣問你不準亂言你與周順
有親無親武二擺頭又問那暴氏與你有親無親武二把兩個
指頭立起指暴氏的口與日的口又將身子倒下作同睡之狀
說畢呵呵的哭一眼估着周順施公道武二的手式本縣盡悉
了你有丈母莫得武二擺頭問有丈人莫得武二點頭施公道
你有丈人就有活口了施公即着人去將暴公施叫來施公問
他將他女不爭氣嫌賤武二賣他地方偷走江都的事情一一

說了施公當即將周順與暴氏大罵一頓，罵聲周順無道理，賣人地方騙人妻，狗才乘他是啞的，只想偷天把日欺，誰知天爺不容你，遇着施爺斷不依，回頭罵聲武暴氏，跟着周順為怎的，親夫不認為那起，水性楊花任東西，玷辱三代就是你，二世還想披人皮，可嘆婦人不知理，嫌夫老天豈肯依，王法昭彰非兒戲，真正謀夫要剝皮，老施斷不寬容你，快將拐騙說端的，施公罵畢，周順不招，施公叫用挾棍，登時把周順挾死，用冷水一噴甦醒轉來，一一認明，施公命將周順打了五百，辦成充軍之罪，又問暴氏不招，加以拶指，暴氏受刑不過，也是一二認明，施公道你說武二是哥哥，如何又是你丈夫呢？暴氏慌忙說道：

太爺聽錯了，奴說周順是我的乾哥哥，施公笑道：你才好個乾哥哥，哥哥叫，人役將暴氏責打五十嘴掌，仍斷與武二暴氏終嫌武二，後被雷打，後武二娶一婦人為妻，年止三十歲過門之後，鄉鄰婦女問明來歷，才是周順的妹子，眾人為之吐舌，正所謂天地之報復，令人不可測也，細思之，真奇矣哉。

夢塚賜金

勤世人總要勤，勤快之家多金銀，有一等男不勤，土不種，來田不耕，喂雀子，扯胡琴，遊手好閑，過光陰，待那時把家傾，無穿無吃，怎安生，婦人家勸夫君，勸夫勤快，助夫興，更有等懶婦人，不紡不績，不經營，吃了飯把門，凭無事，就把人戶清，李家去張家。

行一天到黑走不贏到晚來懶點燈抹上床中把腳伸睡上床
夢不驚一晚只聽鼾聲日三丈未起身少午未見開大門無
衣穿掛衿衿走在人前臭薰薰這起人令人噴定把丈夫家來
傾衆人們你不信我來說個活報應昔年雙流縣徐家庄徐節
家有數百畝良田發財人也然此徐節之家却也發得奇怪奇
在那裏因他平生好修橋補路廣行善事忽於乾隆十八年發
心修一大橋因橋功多了家存的銀錢不够把那祖人的地方
賣盡方才成功徐節從此困窮那日開土挖得一石礮有一尺
多長五寸多寬徐節將來喂狗其中剩一粒飯第二早起滿滿
一礮徐節拿來放錢也是如是放銀也是如是徐節自得此寶
也就大發財源享富自不必說却說徐節一死那寶也不見了
那兒子徐長興接得一門妻室姓毛自過門來懶惰不堪徐長
興見他如此懶惰恐不能興家才說他妻子幾句那妻子說道
我在娘屋頭原是受福慣的活路實不愛作得徐長興道你不
愛作得活路如何興家毛氏道我不興家也有飯吃徐長興道
你休誇那海口恐怕你一吓窮了不得下台毛氏道就你窮了
我後家屋頭發財我回去跟着後家要吃多少徐長興道你說
跟着後家待為夫說一個懶婦人跟後家的報應與你聽聽
我這側近一婦人他的後家本姓秦嫁個丈夫窮得狠他就把
他不當人動輒逢人趨嘴勁說他後家多錢銀不時回家去看

問爹媽愛他本痛心或時又送柴幾捆或時又送肉幾斤或時又着人來問不送米來就送銀此婦見得這光景笑在眉頭喜在心說起後家本有勁不想爹媽不長存那年爹爹喪了命母親眼相光明兩兄一弟趨心勁把那銀錢看在心兼之婦人心更狠從不許人拿一文此婦從此莫得勁先賣手飾後衣裙哥哥兄弟全不問無穿無吃好傷人無奈丐化出外境餓死無人掩尸身此是親見現報應賢妻不信問鄉鄰毛氏聽罷說道我屁都不信別人的後家到怕像這秦家是我那哥哥你不消耽心徐長興道你那哥哥毛大眼是黃珠鼻是鷹準是個反臉不認人的毛氏道在別人面前反臉在妹子面前都反臉嗎怕我要打他的耳耙子徐長興見妻子不信也懶說得了誰知人生太受福盡了天必滅其福不上二十年徐長興因時運不通屋被火焚連遭人命把一分家業搞得乾乾淨淨搬在坟山上居住可憐一雙兒女如丐化一般徐長興白日在外幫人營工尋一升食一升尋一碗吃一碗想起從前家務不竟淚流滿面哭了一陣偶然想起明日是丈母六旬壽誕與主人要工錢六十稱了幾子麵回到家來叫了一聲妻子呀明日是你母親壽誕我和你不免前去叩幾個頭以報恩点毛氏說我那哥哥兄弟是有錢的人恐怕把我夫妻不要緊呢徐長興道你那哥哥兄弟他見你我窮困想必憐恤我們毛氏道如今比不得我

爹爹在日，那個愛我我回去勤點，他們都是黑臉、噏嘴的。徐長興道：「此回不同，我們稱得有三把麵作禮信，他見有正大的禮信，想必是歡喜的。」於是夫妻收拾，與一雙兒女，衿衿綰綰的一羣，好似趕酒丐化子一般，來到毛家。那丈母頗有憐憫之心，惟那毛大不愛徐長興，拜了丈母，對着毛大，作了一揖，說了一聲「恭喜發財」。毛大大聲說道：「發財不是你那樣樣。」徐長興說：「發財又是煞子樣樣。」毛大說：「要像我毛老大，這狀都狀腳臉，又要像我毛老大的鬍子，黑得油光水滑的，才得發財。」徐長興道：「發財人要狀，看我主人那肥豬就狀，也未發財；鬍子要黑，看我主人那黑狗，那毛也是黑得油光水滑的，也未見發財。」毛大大怒道：「你休與我唱對口曲子，你看你身上穿得衿衿綰綰的，我明日有幾個好客，你知趣點，休得出来醜倒我。看我有甚不愛呀？」毛大鄙屑徐長興一番，徐長興去多謝丈母要走，那丈母苦苦留着，他也念在丈母身上，就下廚房幫燒火洗碗不提。又說第二日，毛大在堂屋中安了四席，請那末弟、傅二哥，以及那些有錢的李王張姓，獨不請徐長興。內容亦然。那丈母問道：「毛大呀，你徐大哥何不請在堂屋頭去坐？」毛大說：「母親呀，你老人家休請徐大去坐，說起徐大的穿帶，好不羞殺人也。奈母親眼目不明，未曾得看見，聽兒說與母知。」今朝親朋把酒酌，隣里發財人也多。徐大本是窮坐落，叫他出。

今朝親朋把酒酌，隣里發財人也多。徐大本是窮坐落，叫他出。

衣裳衿衿絡絡多，一股臭氣惹人說，烏頭烏腦像沙鍋。徐大道
鏟帶頂冬帽光腩腩，一雙草鞋沒耳多，叫他出來髒着我儘他。
厨下把痢窩才叫灶房燒把火，肥肉不見十幾沱。徐大道說我不
看大功爆他肚子我不說，吹個火筒屁又多。徐大道說打屁你
到未暈吃多肚子過，叫他回去見閻羅，說起徐大真可惡，怎比我的
傅二哥。徐大道說怕是帶頂冬帽紅似火，開插袍子套春羅，胡縐
帶子兩邊探緞皮褂子羊毛多，你看對人把揖作，儒儒雅雅氣
又和說話聰明難得學，送些禮物費錢多，又縫綢衣綢裹脚，羊
青緞鞋綉飛蛾肘子茶葉擺蒲棹，眾客誰不把眼來，母親休把
徐大說提起鬼火發得多，禮信又不送一個。徐大道說我送得有

拿來上一來坐倒吃哆和，四中儘他把酒哈吃，了回去看狗窩。
你的未必是牛窩，毛大對客把公犬罵得淚流滿面，鬥氣回去，那妻
子見此情景領了兒女亦泣而回，毛大婆把毛大無奈悄悄
的哭了一陣，又被二女勸着不提，又說毛氏回家向丈夫說道，
從前丈夫見妻懶惰教妻勤快，妻還倚後家之勢，誰知後家的
飯吃不得一輩子，今日夫去祝壽見得妹子夫妻如此尊重我
們夫妻如此下賤，才知為婦人的要丈夫發財，才有人尊重從
此以後你我夫妻苦爬苦捺，日後稍有出頭定要報我哥子兄
弟今日之仇。徐大說從前我叫勤快掙家你說你後家發財靠
得一輩子嗎？今日如何？毛氏說前話休提自此以後夫妻發

憤就是毛氏果然勤上紡績不分晝夜徐大開墾坎山想作一
塊大土剛開一半那晚夢多托夢吾之塚側有銀一缸是為父
所害今念爾夫妻回頭吾特賜爾說畢飄然而去徐大以為夢
不足為憑那日開到坎側挖出一石板刀開一看才果是他父
親所害的銀子夫妻運回家中過秤一稱足足三千六百兩徐
大暗暗換來佃田耕種欠之就買了三百多畝谷子田連年餘
積愈買愈多竟成大富又說毛大弟兄不和分了家幾弟兄為
爭邊界打了四年官司家屋不順竟將地方賣了佃田耕種又
遇天旱幾丟幾登竟自窮四不堪將妻出嫁丐化遊方那年徐
大的兒子入學毛大忍着屈辱混在羣丐之中也來趕酒見得
徐大出來送客毛大向後退去竟滾下高坎跌死徐大投憑
甲首安埋又見得那兩個兒子窮措難堪徐大不念舊惡將丈
母接來供養如親母一般後丈母死了作齋安葬不吝銀錢真
得子半婿之道可見婦人家要助夫與家不可倚後家發財一
味懶惰終被後家哥嫂嫌賤徐毛氏從前總要後家勢耀他丈
夫全勸不轉來一旦受了嫌賤毛氏把皮氣改了才一發憤也
就挖着銀子發了大財人在世間總怕不發憤耳如能發憤即
說不檢銀子衣食總不得少然發了財時莫效毛大嫌貧愛富
後亦為人所嫌竟至跌坎而死吾願世間男子婦人當以毛氏
之回心為法以毛大之嫌貧愛富弟兄不和為戒可也

忘恩變犬

姑蘓地方有一世家姓陳名北恩家頗豐厚年交五十尚無兒子接後單生一女取名秀英夫妻愛如珍寶到七八歲上請一先生教他讀書同居有個姓薛的與陳北恩有瓜葛亦生一女名蘭芬家下貧寒素倚陳北恩顧盼此蘭芬與秀英同年蘭芬長秀英一月陳北恩見蘭芬生得聰明故叫薛大娘送來與秀英同讀詩書兩個女子極其相得讀到五六年都會題詩作賦陳北恩又請一個女工先生教習針黹一學即能二女訂為姊妹秀英念得蘭芬家寒時贈衣服飲食那年秀英許聘林生名良夫只有老母在堂亦是大家世族蘭芬亦許聘胡生君寵父

真
大
林

母俱亡貧寒過日，然胡林二生同學攻書，胡生累受林生周濟，兩人又聞妻子結為姊妹，真是親上加親，好不親熱。此話不提，又說陳府那日來了一個八字先生，叫作張鉄嘴，算秀英八字，上了三十八歲，家有破敗，四十以後有一品夫人之位。算蘭芬之命，到二十四歲，定作四品夫人，四十歲上有家破人亡之兆，須存好心，方可免却，算罷，開了命理。秀英說恭喜姐姐，現任四品夫人，你為夫人，切莫把妹子今日之情，忘了。蘭芬道：「你的職也不小，乃是候補一品夫人。」大家笑了一陣。那年林家擇了吉日，來接秀英。秀英臨行，扯着蘭芬大哭一場，叫聲姐姐，眼淚滴細聽為妹說端的那日，同堂習禮義，同行同坐，不分離，你難捨我，我愛你，猶如你我共媽爹。今日分手，婆家去，若要相逢，難定期。連床風雨從此棄，不知何日共題詩。蘭芬說道：「妹妹呀，你我恩情如海，一時分手，真正令人痛殺也。愚姐也有幾句粗言，妹妹聽着。我愛妹妹多賢惠，不鄙姐窮，共一堆衣服，不分你我輩，新舊都拿與姐披，無論猪羊好美味，為姐吃了無數回。同床同枕稱姊妹，同棹題詩共筆揮，你的恩情難得背，未耐一點各自飛，不知何日才相會，為姐空把淚双垂。姊妹哭罷，秀英乘彩輿而去，自到林家夫婦到也，十分恩愛。一日秀英思念蘭芬，便向丈夫說道：「我結義姊妹蘭芬是你同學，胡生之偶，你何不催他接回，使我姊妹時常相會。」林生聽妻之言，果贈胡生銀

子一百以娶蘭芬過門姊妹常來常往甚是親熱又幸胡林二
生同年入學凡胡生入學用費家中所需都是林生應酬不幸
林偶得疾病服藥不效一命歸陰秀英哭得人事不醒那日出
柩之時秀英撫着木頭大哭聽者無不傷心 撫着棺木傷心
哭咽喉哽哽叫大夫接我過門為夫婦原望百歲一堆瓦生兒
撫女理家務林家才有香烟爐青春妻子你不顧獨自早早入
冥途堂上還有一老母銀條白髮滿頭鋪日把姣兒傷心哭險
些撞破老頭顱又無兄弟來幫助門外男兒五尺無丟下寡母
和孤婦對着孤灯淚滴枯妻想與你同一路怎奈老母無人扶
妻子傷情難盡數跪在灵前只叫夫 哭畢眾親將秀英勸着

把林生抬去安埋秀英睡在床上不進飲食林母曉得蘭芬是
秀英的知心姊妹留在家中勸他蘭芬來到床前勸道秀英妹
妹你如今氣死也是無益而且斷了林氏香烟趁你如今身懷
六甲好生保養待十月滿了生得一兒接起林門之後你夫君
在陰靈也是歡喜秀英點頭始進飲食果到十月滿了生下一
子眉清目秀取名金哥到也慰了秀英寡媳之意又說胡生君
寵那年大場中了舉人一切使用都是秀英提攜蘭芬於丈夫
中舉那年生一女取名娟娟即許與秀英兒子金哥為妻一日
胡生打點進京會試寫了一張二千銀子借約夫妻回到秀英
家來借銀秀英也不收借約欣然借銀二千胡生感恩不盡就

發誓來如我異日忘恩負義不還銀兩舉家變犬耐還秀英道
何必發此大咒當下秀英辦了一席餞行酒與胡生餞行外又
送一百銀子塵儀胡生千歡萬謝而去不日收拾起程到了長
安未能會進將銀幹辦即選曹縣知縣走馬上任着人來接蘭
芬秀英引起金哥直送到船上又叫金哥拜了蘭芬蘭芬說道
我姊妹從此一別待到十年差人來接我女婿到衙入贅一切
用費妹妹不用帶來說畢秀英上岷蘭芬開船而去不知不覺
已滿十年秀英婆婆已死家業不順竟自窮了惟金哥從高秀
木在陳翰林家讀書文才蓋世為陳翰林所喜意欲將女素娥
配他奈他已聘胡舉人之女此話暫駐下又說秀英聽得胡生

陞濟南府知府故向金哥說道兒呀你丈母約你十年入贅而
今不見音信我兒不免帶点銀兩去到濟南一來看望岳母二
來招贅三則將你岳父所借之銀拿回也好過日金哥領母之
命要到濟南來辭別老師老師道而今人情不同重的是勢利
爾去須多帶銀兩可也金哥由此獨途濟南不日到了拿一手
本入衙胡生差人接入來至二堂密問金哥的光景金哥將家
業不順一貧如洗之情說了一遍胡生乘機答道我的家運也
是不順自那日我女婿一死夫人氣病在床至今未好我和
你該得無緣說畢胡生欲走金哥道我母臨行之時說姨爺當
年借銀二千家母祈姨爺交我帶回以濟母子之貧胡生大怒

道如要銀子可拿借約來金哥道當年原無借約胡生道既無借約敢與我要銀叫人役與爺又出如再來要銀時我要辦你誣討之罪金哥氣忿出衙不分星夜回家將此情由訴與母知秀英也就大罵起來了罵聲胡生忘恩點虧你今生在為官曾想當年你貧賤事事周濟費銀錢進京無銀去幹辦借我銀子足二千不要紙約發誓愿騙了來生變狗還蘭芬賤婦你不念當初待你當祖先衣裳穿我數十件銀錢使我萬萬千你欲耐恩定姻眷女死也要念從前我兒來衙不會面騙我銀子為那端因我窮了就厭賤不記從前分手言你今忘恩我不嘆恐怕報應在眼前罵畢金哥上前勸道母親不必息氣待兒發憤讀書倘有上進再來撈梢秀英道兒呀你要與娘爭才好母子之言不說單說胡生把金哥推送出衙進內對夫人蘭芬說道金哥如今家貧如洗我乘機說我女兒死了夫人道他未要銀子嗎胡生說他要銀子我要借約他言無有借約我將他又出衙門夫人道如此也好你這下好生與女兒選一宦家安頓以免女兒受苦娟娟聽得也不顧羞恥走到二堂問道爹媽有幾個女你女有幾個身子然何許了林家又想許別人女兒縱死也不披此名聲胡生大怒道你這女子不知好歹老子衛護你與你放個好人戶已好遇你終朝你如此戇性看老子打死你這女子娟娟轉進房不食飯食竟到三更之時誑開了頭梢

悄哭了一場。跪地下不由奴珠淚滾滾，恨爹媽你如何負義，忘思想林家為我們錢米用盡，才將你小女兒結為姻親得人，恩湏自恨報之不盡。又如何銀不給還，要退親你女兒不似那賤人之性，双鞍子要我，裙情願喪生。十月苦我媽，恩難以報盡。跪地下又報我婆婆恩情，我丈夫休怨奴背地喪命，功名就你又娶貴族名門，想人生在世間有何限定，閻王要三更死，豈等五更。娟娟哭罷，竟去自盡。幸遇一個了頭肚痛起來，解手來到娟娟房中，点亮推門進去，見娟娟寫起，嚇得屎尿齊流。遂大叫完了，完了，小姐寫死了。他爹媽聽得，叫齊了頭，齊到娟娟房中，那此了頭慌慌忙忙，把亮又打熄了，有一了頭把鞋扯落，向地一抹，盡是大糞。說聲不好了，小姐的太糞都吊出來了。俟點起亮來，拿此去抱着小姐，輕輕放下，用姜湯灌半個時辰，才甦醒轉來。他爹媽把另配之事，也不提了。再說金哥那年入了鴻案，連年功名順遂，二十歲上中了狀元，回鄉祭祖，陳翰林以女素娥妻之。金哥又遇皇上選差，受提督學院之職。那胡知府既無好心，此官焉能作得久長。那年因一人命掛誤，罷了知府，息氣身亡。從人盡散，蘭芬痛哭不已。將夫安埋，忽得一夢，夢見自己與丈夫兒子俱變為狗。醒來了頭，報到大少爺，得病蘭芬忙去看兒。他兒起來坐在床上，託胡生之言，說道：我負秀英大恩，發誓全家變狗。陰司依誓罰變妻子，呀，你快送娟娟與金哥成。

親又將二千銀子還他。看我這個狗皮少披兩年，妻如不信，你到秀英家去看。黑狗白項，即我白狗黑項，即吾兒也。說罷，兒亦死了。蘭芬把兒埋了，即刻收拾來到學院衙門，手本傳進金哥。傳入，蘭芬領了女兒來，見秀英面上無光，惟娟娟伏地哭泣不起。秀英也知娟娟節烈，勸金哥收他為妻。娟娟與素娥到情義相投，各生二子，俱作顯官。這是後話不提。却說蘭芬暗地偷看秀英所喂二犬，一白一黑，恰如丈夫所說。自將銀子還了女兒，配合那二犬不食而死。蘭芬自此醒悟，拜佛唸經，傍婿終身。金哥後由學院直拜為宰相，秀英封一品太夫人。此就是忘人恩德的報應也。吾願世上男女得人點水之恩，湏當湧泉而報，免受此變犬之報也。

雷劈奸塚

殷員外徽州歙縣人，平生酷愛風水二字，喜看葬經。自己也知道地理，又在遠方聘一名師，日日爬山越嶺，找尋吉穴。東尋西看，得了一地山環水抱，真正可愛。兼之那地師帶了一付油嘴，誇這所地有四世三公之位，說得活龍出現，即不送子弟讀書，都要中舉會進，員外聽入心坎，急欲買到手中。又不知是何人的地方。正欲訪問，見一老者在山下看牛。員外問來，問去才知是朱打魚的地方。員外問道：你老的貴姓？老者答道：姓王。員外道：此處有穴陰地，我請你為中事，成之後謝你銀子十兩。王老道：

要甚麼銀子我願幫忙員外道事不宜遲你明日即去問他賣與不賣你便來我家回信王老道你這老的高姓尊名坐居何處員外道我姓殷殷員外即我也王老道員外老爺府中我已過過員外叮噓了幾次王老果到第二日來到朱家說起陰地一事員外欲買之由朱打魚道我這點地頭要拿來賠家女的我二老無子要跟我的陰地即拿一萬銀子我都不賣王老將此話轉對員外說明員外心想說他女兒為媳又嫌他是個漁人不說他又不得此吉地夜來將此話說與陳氏夫人得知夫人道員外不如請王老為媒將他女兒說來與大兒殷蘭為妻將他二老接來供養起頭好好待他把陰地到手叫殷蘭嫌賤朱女子他二老看不過意自會回去如我兒把朱女嫌賤死了又另外再說豈不使他又損夫人又損兵嗎員外依夫人之計果託王老作合朱打魚聽是員外與他為親欣然應允員外把聘下了看一吉期將朱女接過門來急急把陰地葬了又將他二老接來過世起初之時也還尊重那二老久而久之夫人刁起大兒刻薄朱女夫妻時常打架凡了頭使女都把朱打魚夫妻全不當人朱女亦難於過日朱打魚兩夫妻方才悔恨不該入這沒良心的圈套兩老商量情願回家受我的貧苦那日起身也無人留他惟有朱女送他爹媽牽衣大哭好不傷心眼淚汪汪滾爹媽聽兒說分明無兄無弟

真命盡，只想靠女過平生，賠嫁女兒地一分拿與殷家葬祖人。誰知奸計他早定，聘定女兒是假情，依你女兒原不肯。爹媽前後不思，曾如今把你不要緊，何必鬥氣出他門，要死女兒一死。何必丟女獨一人，我勸爹媽忍一忍，看他把你怎施行。他爹媽說道：「兒呀，我在此處立不得，我見不得那發財人的樣樣。那兩老說得傷心，也不覺放聲大哭。」我兒不必苦傷心，悔恨把你放殷門，只想把兒來安頓。父母同堆過生平，誰知殷姓存心狠，葬地不認這門親，不與穿食我不恨。指雞罵犬不堪聞，我願回去受貧困，兒在此處要寬心。要看爹媽仔細，睜想會除非在來生。父女話兒難說盡，娘哭一聲，女一聲，爹娘哭往陽關送女兒。抹淚轉回程，却說夫人見朱打魚夫妻去了，心滿意足。那此了頭說道：「這兩個老狗去了，免得我們送茶送水。朱女聽得好，不傷情，可憐日夜一人，暗暗啼哭。燕之夫人又與他丈夫討一個小進屋，妖妖嬌嬌，丈夫愛如珍寶，把朱女視如草芥。朱女自此被丈夫賤惡，不與同房，孤獨一人，又被婆婆朝日咒罵，幾無安身之處。幸有弟媳裴氏常來陪坐，散散心腸。一日朱女來到漣漣房中問候，不一時那小娘子也來問候，各各叫了一聲。獨不叫朱女，朱女便發怒道：「你是一小，我是一大，你來叫都不叫我一聲，未必連大小都不分了。那漣漣發了一聲，說道：「你又不是千金小姐出身，他又不是了頭進房，你說你是大，你那些

雷夢如地 卷四
大点只有你那一双脚大点一時之間只聽梅香使女都嬉嬉
大笑朱女含怒歸房想尋一死路又丟不下一双父母只得忍
耐不提又說朱打魚回去無穿無食又氣又羞偶得一病不惟
無有醫葯之費而且無人事奉朱打魚大叫一聲殷員外呀我
不與你于休氣忿而死老妻見丈夫已死知無依靠亦自縊而
亡隣里知之即遣人到殷家報信夫人壓着不使朱女知之又
過一日鄉隣不見那女兒歸來又叫當日作媒的王老來到殷
家說與殷蘭道你丈人丈母已死你們得了人家一穴陰地理
當拿点錢去安埋才是道理殷蘭對爹媽說知那爹媽說道兒
呀從前我本欲謀他陰地說他女子為婚非我所願朱老死我
都不準你去拿甚麼錢去叫朱女一人回去就是即叫梅香說
知朱女朱女出見王老王老將爹媽同死之情說了一遍朱女
放聲大哭而回只見他爹爹死於床上母親自縊死門後朱女
呷了一聲爹媽昏死在地甦醒起來跪地大哭爹媽死哭得
兒昏迷不醒為甚麼一齊死不留一人爹呀女叫你莫回來偏
又不肯女送你出門時哭得傷心分別時你叫女寬心住定把
你兒刻薄死要把寬伸誰知道你回來恨氣得狠只愿得我爹
爹兩脚長伸我的媽想不過縊死喪命活鮮鮮一霎時不見双
親爹呀爹你不把女放殷姓娘也是不得死今日猶存媽呀你
聽說殷員外發財得狠將女兒放與他可過終身才把這好陰

雷聲如地
地拿與殷姓又貼賠你的女送過殷門說只說你二老把女靠
定誰知道殷員外不存良心未葬地他那時把兒要緊葬了地
把爹媽全不當人我爹媽氣得狠抽身回郡對女說情願死哭
訴幽冥到如今無錢米如何安頓又無有伯與叔去問何人叫
爹媽在陰靈等兒一策你的女不久日來事你身 朱女哭了一
一場把那坐落來佃佃了七釧銅錢將那爹媽安埋可恨殷家
連紙都未來燒張朱女把爹媽安埋之後回到殷家一進房園
家具盡行不見問那弟媳才說他丈夫盡行搬得小妻子房內
去了朱女氣不過來到小妻子房中問他丈夫那丈夫抓着朱
女拳打腳踢打得朱女蓬頭腫面扶回房中是氏弟媳悄悄勸

慰一番朱女只是搖頭是氏勸了一陣回房去了朱女想起爹
媽如何死法自己又受婆婆丈夫的凌辱活在世上也是無益
到夜靜之時懸梁自盡第二早起未見朱女動靜叫人推門一
看已經縊死殷員外買点板板將他埋了 一家快活無比不上
三天平空一榨雷震得山崩地動不一時有人在殷家報信說
他埋在朱家地上那塚坎被雷擊開木頭尸骨拋於遍野殷員
外慌慌忙忙走到坟山將尸骨命人收回走得大石礮前見朱
打魚夫妻陰魂立起對面向殷員外撲來只聽員外叫聲親家
往後一倒抬回家中三更時候七竅流血而死那大兒殷蘭弟
兄將那父親安埋也無哀戚之狀朝朝與小妻子調笑飲酒一

日在房飲酒忽見朱女披髮而來向殷蘭面上一耳耙殷蘭叫
聲有鬼有鬼提了一把刀天天要殺鬼那日又見朱女撲來一
刀斫去只見人頭一滾殷蘭道鬼被我殺了定眼看時才是那
小妻子的腦髓被他斫脫了那小妻子的後家哥子是個皂隸
告上告下官來驗尸將殷蘭辦罪丟監其母要救兒子上下營
謀將家業搞得乾乾淨淨殷蘭在監_得而亡夫人亦被鬼打死
次子無衣無食將妻出嫁丐化而死其後遂絕此就是無良之
報吾願世人切莫學殷夫人之員外謀地棄親將朱打魚一
家害死遭惡報可耳

賣棺救貧

昔年有一馬翁娶妻趙氏生一子取名周皆因家下貧寒馬翁
幫人傭工將兒馬周撫到十二歲得了個不起之病一命嗚呼
趙氏哭了一場拜求隣里幫助把夫安埋立志撫兒平素總教
他兒要保守良心二字一日馬周在外抱了一個南瓜回來笑
嬉嬉的交與母親以為說他顧家那趙氏不慌不忙的問道兒
呀你這瓜從何而來馬周道兒見張大娘屋後一瓜兒暗地摘
下的趙氏抓着馬周打了十數下手心馬周跪地求饒趙氏哭
哭啼啼教他兒子一番媽呀兒聽叫馬周跪上前娘有話歎
為娘把蠢才教訓一番想兒父死陰司丟娘不管娘守節撫孩
兒立志不偏平日裡娘教兒無話不嘆總教兒存良心上可對

天莫嫖賭莫偷盜作個硬漢見人家金與銀切莫去貪這些事
娘教你總有百遍你然何把張家南瓜偷還媽呀兜才偷小偷
針大偷金皮氣搞濫犯了案必定要動府驚官或牢獄或動刑
兩腿打濫坐卡房如地獄眼不見天那時你才知那王法難犯
好似那水流下難以回還丟下了白髮母誰人顧暇下拋着嬌
妻子時叫可憐把祖宗清白名被你汚染你爹爹在幽冥怎樣
安然家縱貧只要兜能勤能儉白手兜與大家又有何難娘教
兜從今後須把力勉要守分莫貪人義外之錢見人苦兜須要
急濟為念存良心兜自然感格上天天天見你有良心必然照看
功行大尚能够為神為仙娘今日教兜話時時默念聽娘教兜
自然富祿綿綿趙氏把兜訓畢又叫兜把南瓜抱去還那張家
才饒了他馬周從此遵娘之訓再不敢作那不好之事不知不
覺滿了十八歲衣食艱難意欲入城跟官又恐母親不許那日
家下絕糧馬周乘杭稟道媽呀如今鄉間難於尋錢兜想進城
跟官不知母親意下如何趙氏道天下無處非養家之地只要
兜能存良心有何不可馬周於是辭了母親進城投師恰遇秦
檜到任性極殘忍打人要兩板破皮三板出血真是酷虐不堪
衆衙中惟馬周見之不忍一回家來愁眉不展趙氏問道兜在
衙中盡心辦事衣食較前够用有何不遂兜願如何朝日懷愁
馬周道媽呀本縣秦太爺打人凶酷兩板破皮三板出血兜見

不忍所以愁結眉梢趙氏道。呀你頗有良心。天自佑你。你如不忍。何不將板子刁空灌以猪血。上以油皮封之。打至三板。用板一擦。則猪血流出。官在上面。只見血出。即可停刑。不是把人救了。馬周聽母之言。暗將板子刁空灌血。陰受其福者頗多。兼之凡有親朋來縣告狀者。馬周將官用刑之列。說與他聽。又苦苦勸他回去。於是鄉隣息訟者數十家。又有同事中勤取人錢者。亦被馬周勸轉者二十餘人。又說秦檜為官催糧更酷。如過限不上者。將催頭丟監坐卡。慘不可言。那年余長恩充當催頭。無奈為人本樸。催了半年。尚有二十四月銀子未齊。累被秦檜打得皮破血流。無可為計。那日開比。打了余長恩一百板。也都行動不得了。官又命馬周壓他回去。明日即要繳此二十四月銀子。那余長恩與同馬周回家。款待馬周已畢。將馬周安宿。回在房中。守着妻子哭道。為夫近年命運醜。提起令人眼淚流。去年害病才够逗身邊無錢。日夜愁衣食。無有我不息。今歲又去當催頭。遍處催糧說破口。還有廿餘未曾收。無銀繳官。官甚息。打得兩腿血長流。我的性命難得救。夫妻從此兩下丟。不如我妻二戶走賣。點銀兩把糧。等夫多活日子。久不然難過。十幾頭我的孩兒。三歲有帶去幾年。回屋頭莫怪為夫說話醜。妻不救我命難留。此時他妻子見丈夫說得傷心。那妻子又哭道。聽夫說些傷心話。至使為妻淚如麻。要嫁為妻是淡話。難

捨妻走二家還有娃娃三歲大叫我如何捨得他況且夫妻恩情大乃是童子結的髮要死一同死了罷奴家不是水楊花夫妻正說傷心話馬周床上淚如沙一心要想打救吓半夜床上暗打撲想来心吐心下只得暗暗叫菩薩猛想母親棺木價二十銀月有人拿欲賣棺木來救駕回家對母說根菜 話說馬周晨早起來對余長恩說道你也不必嫁妻尋死這二十四兩銀子我與你想方余長恩聽說忙忙叩了幾個頭馬周道不必叩頭明日你早早進城商量馬周說了回到家來對母說明果將壽木發賣只得銀十八兩就替余長恩繳了尚欠六兩限定明日余長恩來城馬周一一說知余長恩道承兄台救我恩德極大但此六兩銀子何處去拿馬周道明日開比你說這六兩銀子該我拿出余長恩道因我之事如何連累於你馬周道你說無妨果到第二日太爺此余長恩這六兩銀子余長恩推在馬周身上馬周忙上堂跪下大老爺限我三日即繳到了第二日尚無銀子馬周急得心慌恰遇一人穿件短褐衣裳向馬周說道你家可有老鹽菜否我與你買點馬周心想我媽還有四鑽老鹽菜不如賣與此人以好湊六兩銀子之數主意已定遂說道有便有怕你捨不得錢那人道我買老鹽菜盡是六兩銀子一斤如你有一斤我稱六兩銀子與你馬周忙回家與他稱一斤鹽菜來交與那人那人即拿六兩銀子與馬周馬周急

忙繳官了一場好事列台你道一斤鹽菜如何值六兩銀子那
買鹽菜的如何出六兩銀子此尚不說却說余長恩念馬周恩
德難酬那日夫妻双來寄拜於馬周那老母趙氏思想無菜叫
馬周去取鹽菜來打湯馬周去把那鑽來看也是銀子這鑽來
看也是銀子私自對母說知趙氏道此是兜行善之報也馬周
於是辭了衙門回家將銀換錢買些地方修些房廊屋宇才娶
李大公之女為妻連年所生七子個個聰明後殿四個翰林三
個進士趙氏足滿一百二十歲親受孫兒誥封見了曾孫無疾
而逝馬周也滿八十眾官來府拜壽只見祥雲繞屋馬周徐徐
騰雲而起眾親與那七子焚香拜送香風旋繞餘時而沒從馬
周看來人在公門亦可修仙然馬周之列那得貴子皆由平日
不沒良心二字可見良心中可以買得倒富貴神仙不知這良
心二字皆馬周之母教之也世之為人母者宜學趙氏之教子
可也

双生床

畢山秀才李能文娶妻文氏所生二子一女因為家下貧寒教
學為業頗能盡心訓人子弟信從者多館谷到也豐厚那日中
秋放學回家已到下半日了忽然陰雲四合大雨如注李能文
苦無傘帽遮身見得大路邊上茅房一座意欲進去躲雨剛進
垣門要想驚動主人又像不好只見那雨愈落愈大能文只想

雨駐回家，誰知烟生四野，雀鳥歸林，不覺天色黑了。能文坐在屋簷之下，四處瞻望，又無人該能文側耳聽時，只聽有一老嫗腔口說道：「哎呀，兒呀，為娘又怎樣捨得你？但是你丈夫出門也，有兩三年了，渺無音信回家，不知死活。兒呀，你且坐下聽娘道來。」眼淚汪汪往下滾，我兒你且聽分明。公公在日家道順，有錢有米有金銀，自從你爹喪了命，因為時衰家業貧，為娘接你一年整，你夫出門找錢文，學成木匠，少人請，無奈收拾出遠門。如今出門兩年整，並無音信轉回程，家無顆粒，窮乾淨。娘母怎樣活得成，可憐衣服都賣盡，冬天無衣冷似冰，況且目下打斷頓，娘母餓得幾條筋，不如各人逃性命，另尋人戶過光陰。兒呀，將身賣錢救娘命，兒的大孝永傳名。老嫗哭畢，又聽那媳婦說道：「媽呀，兒一出嫁，母親身得殘疾，又有何人事奉？說道此處，又聽那媳婦哭起來。」聽母言把兒的肝腸痛斷，叫母親你坐下細聽兒言論，為兒即碎身心中不怨賣己身，救妻命理所當然。但妻妻年紀老無人作伴，全靠著為兒媳朝日周全，或燒茶，或者煮飯，望兒打點兒。若嫁靠何人送老歸山，娘呀，娘況你身有病，患病一發，睡在床時，叫可憐你兒在，有個人把藥來煎，如兒嫁娘有病，誰人恤憐？况為兒怎捨得拋娘不見，要餓死一同死。齊赴陰間，我丈夫作生意，即未回轉，諒必是生意中賺了大錢，我娘母在屋頭，漫漫打算，我丈夫他自然漫漫回還。兒若嫁丈

夫回就是皮絲你的兒見別人臉上無顏到不如待幾日等他
回轉娘與兒夫與妻又得團圓。哭畢那婆婆說道兒呀你不
出嫁現今舉口無糧你娘定會餓死如今王大爺作媒已說財
禮銀八兩現收二兩入手為娘如何回覆法呢那媳婦又說道
婆婆既要嫁兒兒也不敢拂婆婆之意但兒即嫁過門去豈肯
失我大節兒惟有一死而已說到此處娘母同聲一哭那也哭
得傷心李能文聽到傷心之處也跟倒那兩婆媳哭了一晚到
亮正正哭得有勁只聽得大路上有人行走待他抬頭一看東
方已發白了李能文慌慌張張出了垣門就走走到四里之遙
有個腰店挺身進去那店主人道李老爺在那裡去來如此早
法李能文說道在學堂回來我且問你隔此三四里路徑立一
塊修路大碑上頭一正一橫的草房那是誰家掌櫃道此人姓
劉名必達是個木匠手藝頗高但是時運不來少有人請聞得
他下湖廣貿易已有兩三年了我聽得人言他家無用費那母
親把他妻出姓不知道出與未出李能文聽了就叫掌櫃拿紙
一張借了筆墨硯池來到歇客房園假託劉必達寫書一封內
封銀八兩出得房園將筆硯交還暗地而去去到劉家門首呼
道幾聲劉大婆只見老嫗出來白髮如銀龍鍾老邁應了一聲
誰人呼叫莫非王大爺來嘆話嗎李能文答道我與劉木匠在
湖廣貿易帶來家書一封銀子八兩他如今賺了六百銀兩張

未收齊，要到明年三月，才得歸家。邊說邊走，恐怕露出了風聲，劉大嫂出得垣門，只見書信一封，拿回家來，拆開一看，果有銀子八兩，將書信請人唸來，才知他兒賺了銀兩，幸喜媳婦未嫁，於是即回王大爺的信，將所收之銀付還，大嫂欣喜不盡，又說劉木匠果於三月回家，賺銀六百，與他母親帶些衣服買些吃活，母子團圓夜飲。劉大嫂道：「兒呀，你自到湖廣貿易，兩三年無有音信，為娘缺衣少食，無可奈何，將你妻子出嫁，說成財禮銀八兩，收了二兩，定頭，幸喜你八月中秋帶書一封，銀子八兩回來，以供為娘衣食，不然你夫妻還想團圓嗎？」劉木匠驚訝道：「兒呀，因路遠帶書不便，斷無寄銀之事。」劉大嫂道：「你的音信現在，我拿與兒看，然何說你未帶書信回來呢？」劉大嫂果將書信拿出，劉木匠道：「這就奇了，我又未寄書信銀兩，然何書信所寫之事，恰與我賺之數相符？這是如何道理？」轉又想道：「有了，定是那行善之人，聽得我母嫁我妻子，假託我名，寄書寄銀，以保全我夫妻，定是這個緣故。」又想一會有恩不報，枉為人也，到了第二日，來到腰店子，上掌櫃說了幾聲，恭喜問了出門的光景，劉木匠歎起帶書寄銀之事，掌櫃道：「噫，這件事情，怕是李能文老爺所為。去年中秋放學，他問你家姓名，問畢，又與我借筆墨紙張寫畢之後，又向你府上那條路去了。況且李老爺平素喜行善事，此事必是他所為的。」掌櫃說了，劉木匠回家，到第二日，

稱銀十六兩買了手信竟向李能文家中走走剛一走到能文家中只見賓客盈門劉木匠行至中堂將禮物呈上作了兩揖坐下李能文不知上石心中懷疑不定劉木匠也知李能文的心事下得座來說道李老爺怕認我不得我是劉木匠到湖廣貿易兩三年未得歸家母欲嫁妻承老爺代寄書信銀兩保全我夫妻無以為報特將銀兩加倍奉還說罷双膝跪下千恩萬謝磕頭如碁米一般李能文道你認錯了人我平素與你不熟我又是寒士那有銀兩劉木匠見李老爺不認忙在腰中取出書信呈與眾人一看個個都認得是李老爺筆跡劉木匠聽說是他筆跡定要將此銀還他李老爺定不肯認眾客道劉木匠呀李老爺既行好事他怎肯要你銀兩呢你可另外送点東西求他賞收可耳劉木匠問道今天李老爺有何好事眾客道今年李老爺接大兒媳婦今日請媒送期劉木匠道既是如此我願送一伸床來報李老爺之德惟願李老爺多生賢孫眾客道此話使得劉木匠吃了午飯告謝回去即買木料劉木匠親手造了一伸滿鋪牙床到了酒期請人送去以報恩德誰知人行好事自有好報那床上睡的婦人一胎定生兩子生子不算為奇奇在兩子必得一文一武的功名李能文二子三胎所生六個孫孫長子面下所生四個兩成文武狀元兩成文武進士次子所生兩個一個由文舉作到尚書一個由武舉作到協台李

能文見床有如此奇異不敢私得將此床抬至祠堂族人有接
新婦者抬去那族人中睡此床者俱是双生但有陰德之家始
出文武功名如無陰德之家雖有双生亦是庸流可見全人夫
婦一件其德上可感天下可動地宜李能文之大振家声子孫
之文武簪纓不絕也吾願世人大齊效之老天爺自不負爾也

貪利賠妻

河南開封府有一秀才姓沈名良謀生一子沈猷聘趙家庄趙
進士之女阿姣為妻趙進士與妻田氏年將半百只生阿姣一
人有沉魚落雁之質自定親之後沈秀才家遭水淹一貧如洗
秀才息氣身亡只剩沈猷母子二人沈猷身無事業窮如丐化

趙進士頗有退親之意那日無人因叫他女兒出來說道兒呀
如今沈家貧不可言我欲與沈家幾十兩銀子將婚退了另選
高門以免我兒過門受苦者吾兒意下如何阿姣聽得爹媽之
言忙跪地下對他爹媽說道、女兒跪地將言稟爹媽在上聽
兒明仗怪女兒無羞忤死爭沈家這門親從前既已把親定生
死兒是沈家人沈家雖然窮乾淨貧富由命不由人女兒命中
該貧困就嫁高門也會貧不如聽天而安命休存嫌貧愛富心
如若另把高門聘兒情願死不願生休說女兒是孽性那個嫌
貧天看成、阿姣哭畢回到房中朝日哭泣不食飲食苦田氏
朝朝勸慰進士也不提另放二字那年進士入京謁選田太太

忙喚媒人李之春催沈猷趁進士入京早看吉期来接那媒人來到沈家說知沈猷向李之春言道承得岳母這番賢德但我家如水洗如何親迎煩李大爺對我丈母說明叫他女兒另選高門媒人回去將沈猷母子之言對田太太說知太太又叫媒人轉到沈家叫沈猷暗地過府賜他銀兩以好辦酒餽媒人說畢而回沈猷心想要到趙府奈身上衣衫濫縷如之奈何沈母叫声兒呀你身無衣服何不在你王姑娘家下與布容王老表借套衣服吓回來又送還於他沈猷聞母之言果到王姑娘家中說起借衣與趙家賜銀根由翻騰肚一一說了那老表王陪聞聽此言暗起奸心留着沈猷說道我有一套衣服明日要出門吃酒二天回來將衣服借你去趙家不遲殊不知王陪把衣服穿得齊齊整整粧作沈猷來到趙家田太太辦酒款待極其豐厚田太太心想沈猷是個讀書人然何舉動這般粗鹵心中有些疑惑又轉想沈家窮困久不讀書粗鄙之心暫暫生起也未可知把酒吃了安宿不提第二日田太太賜銀一百兩五子聯芳的金釵一對價值五百餘金王陪得了便宜暗暗回家使那沈猷等王陪的衣服把眼睛都望穿了等到三天王陪方才回家借兩件衣服與沈猷穿起來在趙府通傳說沈猷來會太太太太驚疑如何又來一個沈猷請他進府見得此人溫文爾雅是個書香的後代問起根由才是真正沈猷方知前日那個

是假的，太太氣死幾次，轉來說道：「你前日來，如何今日才來？」沈猷答道：「有點窮事耽誤，那時阿姣在簾內聽罷，也不顧羞恥，說道：『沈郎，你早來三日，我是你妻，金銀亦有你來遲三日，是你我無緣。』」沈猷答道：「承得令堂遣媒來家約贈銀兩，不贈亦不強要，何必以今日前日為辭？縱說令尊勢大，爾既為我之妻，待到三十年才來，未必你又逃得脫嗎？」言罷起身要走，阿姣哭說：「我將金釵一對，金鈿一對，以為紀念，回家好好讀書，自有好妻配爾。我和你今世未成夫妻，願結來世姻緣。」沈猷道：「小姐，如何出此不利之言？」阿姣說：「非真棄爾，其中冤枉難明，霎時即知下落。」沈猷聞之，也不知有甚麼冤枉，只在堂上癡等，不一時

只聽內庭鼎沸之聲，個個說完了，完了小姐縊死了，沈猷不信，進去一看，果然縊死解環之後，田太太抱尸大哭。見女死不由娘心內傷慘，丟得娘一個人孤孤單單，皆因是沈家窮，你爹不願願退婚兒不肯哭泣，堂前女本是貞烈女，令人可嘆。才寄信叫沈猷來我家園，只說是與銀兩，遂兒婚願，知誰個粧？沈猷來家打探其中事，娘不好，口中明辯，這本是老娘錯，不好深言，可恨我一時間少了檢點，隔兩日，真沈猷才到家園，我的兒一聽得淚流滿面，贈金釵歸房內，縊死床前兒的娘，一平生少有生兒，只生兒一個人如像心肝，你一死歸陰靈，到不見面，娘怎樣對你爹說？後數前兒呀，你在那鬼門關穩穩立站，等一等為

娘的同到陰間。田太太哭得如此傷心，沈猷也流淚不止。太太叫人催他早回，恐進士回家不便。沈猷回家，忙將衣服送還。王陪又說那阿姣縊死情由，那晚王陪之妻游氏明知王陪假充沈猷，遂罵道：「這沒良心的，既得人之銀，又污人之身，恐怕天道難容，你這宗無廉無恥之人，我也不願與你為妻。快將休書寫就，退我回去。」王陪大怒，立寫離書，退回不提。再說趙進士回家，問女死之由。田太太將沈猷來家衣服不整、女兒見之遂自縊死說了一遍。進士恃他身勢，意欲誅滅沈猷，以與女兒償命。因此具稟縣官，告沈猷逼女喪命。官將沈猷辦成死罪。沈母來監看兒，說道：「兒呀，你為你丈母叫你去賜銀兩，你妻縊死，你丈人又置兒於罰，此段情由，娘實不知。兒呀，娘只望你尋點衣食供娘，你今收監辦成死罪，你娘身靠何人？」沈猷道：「媽呀，兒死不知緊要，丟母一人如何過日？兒有幾句冤情，訴與娘知。見有好官，母親也好代兒伸此冤情。因為岳母寄我信約兒在府拿金銀，兒到他家去探問。岳母見兒悶沈沈，小姐簾內把兒問說兒遲了，不通情與我。金釵兒收定，小姐即刻入房門，兒坐堂中等一等。小姐縊死在後庭，兒辭岳母回原郡。進士告兒逼死，情辦成死罪，心不忿，丟下母親，靠何人？兒死，母親休罷問，依傍母舅過餘生。兒到幽冥，把狀稟五殿森羅會審清。母子二人大哭一場。沈母道：「兒呀，此冤不伸，未必坐死不成。」沈猷道：「媽呀，

兒聞色公要巡行此地母親代兒叫冤看兒命還可保否沈母
回家果然聽得色公巡行欄道叫冤無奈進士又稟色公要將
沈猷處死田太太私命家人訴與色公勿殺沈猷色公心想夫
囑殺壻妻囑勿殺母又叫冤其中必有別故色公即將沈猷提
審審來審去沈猷才言與王陪王布客借衣一事色公道你去
借衣還是去就拿衣嗎遲日才拿衣與你沈猷稟道他說要出
門吃酒果出門兩日才歸小的等了二日才借衣裳到趙家色
公道你去借衣你將你丈母贈銀之事說嗎未說沈猷稟道也
曾說了色公道你然何將肺腑之言都說與人聽呢色公退堂
裝作布客往王陪家中賣布王陪來買色公高抬時價王陪怒
道你這小布客可惡色公罵道諒你不是個大客人我有布一
百疋你若買得完我願減銀五十兩賣跟你王陪道你莫諒我
無銀遂進房中將趙家所贈之銀金釵一對拿出合錢買布色
公將金釵銀兩拿回約定明日交布回衙之時遂請趙進士來
認金釵銀兩果是他家之物色公差人拘王陪來審王陪見色
公是前日布客手足無措色公乘勢拷問不認加以大刑王陪
盡情吐出色公立杖一百王陪死於杖下進士又向色公稟道
我家首飾尚未追完跟王陪妻子追要游氏聞信來進士家中
訴明與夫吵鬧之情太七見得此女端莊收為義女仍配沈猷
以續前如人心大快王陪利人之財污人之妻已妻反為人得

真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儉吝辨

儉字與吝字不同。儉者儉於自奉，凡衣服不尚文繡，飲食不貪肥腴，家中器具用瓦缶，所住房屋徒不漏，這就是儉。然當用之錢如事父母行善事，雖百串不為奢也。當待之客，雖珍饈不為過也。朱子家訓云：居家不可不儉待，吝不可不豐。此可見不徒一味去儉，當用者不須堪也。吝者一文不捨之謂也。人而存心於吝，則吝於事親，謂之不孝；吝於處兄弟，則不和；吝於處朋友，鄉黨則失信義，因一吝而不孝；天不容之，因一吝而兄弟不和；有傷親心，不弟不友，仍是不孝。天又豈能容之也。至於因吝而不信朋友，不和鄉黨，則鄉人視爾為仇。仇則多禍也。至到禍患臨頭，眾人打你的圍場，個個願把你平素所吝之錢盡行傾出，人心始快也。吝之為害大矣哉。說到此處，我講一個吝的樣。昔有一人，姓夏名番子，平生好儉費，如飲食之內，周年四季未稱過一斤肉，未吃過一頓乾白飯，衣服未穿過一件新鮮的飲食衣服如此儉費，是儉得其宜也。可笑他爹媽死時，棺木只賣一串六百錢的，老賻只燒十二封，其紙只賣六十個錢，一馬的請和尚開靈利市，都要講過如六十個錢，利市就没米，如要一升米嗎，只有二十四個錢，利市那一縣都要算他為儉。番披首，他如此儉法，總發不起財，在他心想，未曾儉省。

得好還要再訪名師再學儉省朝七街上去訪訪着上元縣東谷村有一人姓張名古懂善於儉省發了大財夏雷子將地名訪實色起盤費不辭千里去上元縣投師走了十餘日到了上元縣由東門出路訪到東谷村中遠見屋宇湫隘來到槽門見一對黑狗在八字牆上排列張牙舞爪夏雷子却步不前嗔無人應夏雷子抽一根竹棍大胆向前見此狗不動亦不吠近前視之才是畫在牆上的狗夏雷子心想此狗畫在牆上壯其威武亦足嚇人而且免喂飯食此個儉省直所謂儉前人所未儉也從槽門正入中堂見得兩旁板橙排列用手抹之則板橙亦是畫在壁上的夏雷子心想此板橙畫在壁上又省木料又省

木匠工錢一省而得二焉吾見此二事會心真不遠矣夏雷子在堂中站了一陣只見一位少年出來打了一恭問道客從何來夏雷子晚視少年穿一件半節衣下面小衣只齊膝前作揖只作半個嘆話只嘆一句就不做聲夏雷子心疑問道你這少年如何衣穿半節小衣只齊膝前作揖只作半個嘆話只嘆一句呢那少年道人生總要儉省我之衣穿半節亦可儉半節來縫二件小衣齊膝前亦可留褲腳來作裏纏我見世人不知儉省衣要三尺一二下剪長蓋腳背這就是空頭事情褲子也要蓋至腳背也是空頭事情我省得衣之下節褲之兩脚又縫得一件了人生要學儉省二字要先於舉動間儉省起來如作揖

只作半揖，我拿半個揖來，二回又作這也要儉省半個揖嗎？又如嘆話，只嘆一句，則費力少，精神足，吃飯都要少吃些，如話嘆多了，則肚子易餓，那頓又要多吃點飯，豈不是飯也費了，話也費了？我們是儉省傳家，這些儉省良方，意欲刻書傳世，又怕費錢，不如以口勸世，不費分文。此又儉省中之儉省也。此道功夫，要煉得純熟，乃知儉省二字的精微說畢，又不作聲。夏雷子道：我欲學儉省，苦無名師訪到，令尊大人善於儉省，特不辞千里來投師的。少年道：你今無緣，我爹爹已出門去了。是我爹爹在家，拿杯茶與你吃。夏雷子辭別少年，出得槽門，少年把手一比道：如我爹爹在家，作正大一個粑，與你吃。夏雷子道：多謝多謝。

少年道：你休得惡氣，我今天費了許多精神，講了正多儉省的道理，我今午都要多吃幾碗飯，當如待承你一樣，我都費事不少了。夏雷子暗喜，尚未拜師，就得真傳，我也儉省幾個頭了。夏雷子欣喜不提，又說張古懂回家問道：這幾日有客來否？少年道：有一姓夏的來，與爹爹拜門學學儉省。張古懂道：你拿煞子待他呢？少年道：兜送出槽門之時，兜說爹爹在家，作正大一個粑，與你吃。張古懂就與他兜兩耳巴。那兜道：爹爹為何打我？張古懂道：我家以儉省為重，你如何作正大的粑，與他吃呢？那兜道：這才放手比吓，張古懂道：比也不犯於比，正大嗎？却說張古懂算得天下第一儉省，後因人命敗家，夏雷子亦因兜子嫖賭。

敗家在二人以為儉省無過何天不佑我也不知此非儉也吝也吝必為天所罰也然世上儉省二字非是全用不着總要儉合其宜太儉則近於吝不儉不可也吝亦不可也說到此處我又講個不儉的與你們聽聽紹興胡鳴用者家素富豪一味吝嗇不講究善行二字家發百萬餘金尚不知足爬不得買完天下的地方積完天下的銀錢所以拚得一錢永不拿出那年妻子顧氏身懷六甲將要臨盆那一晚上胡鳴用夢天上送一男一女下界男子坐的四轎帶了十數個跟隨女也坐的四轎後隨六個丫環男子下界竟入鳴用房中女子下界向東而去醒來說夢夫婦皆同果到第二日午候顧氏所生一子生得眉清

目秀取名徵胡鳴用與他聘和致祥和舉人的女與胡徵同日同時生的胡徵長到六歲胡鳴用與側近明老師乾包學錢六百四十文胡徵讀到十四歲也就知到要款式自十六歲與他成配把那和氏接過門來夫妻總講穿帶吃食不幸胡鳴用偶染一病自知不起把那兒媳叫到牀前吩咐一番叫聲兒媳肝腸斷細聽為父說的端想我家業發得慘祖父曾把煤炭担朝日苦工流血汗才買當門這冲田為父當家更好儉平生未把好衣裳年年只吃兩頓飯過年端午與中元過年稱肉五斤半留倒兩斤端午餐積得銀錢千千萬從今要把後輩傳兒要效我才永遠休要款式費銀錢我死我兒休大辦休請師人作

齋筵老，賻只燒兩馬半，每馬只買六十錢。棺材板板宜薄，点上價儘齊。一串三衣服，只許穿三件，多穿一件我不安埋。故土糶宜淺，點多了工人要飯餐，散烟一皮切三段散過。一到莫重添，人生在世宜從儉。老子吩咐記心間，說着說着臉色變，倒在牀中喪黃泉。胡鳴用說畢而死。胡徵也不依他，爹爹吩咐也不受他母親管束，各白開大奠，散普孝，殺猪宰羊，辦得極其熱鬧。到第二年，那母親又死，仍然大辦揮金如土。胡徵見那些秀才舉人，高肘架子，胡徵捐個知府的戍銜，回家大興土木，修些亭台欄榭，栽些異種名花，又將當門大田挑一小湖，內植五色蓮花，中用一船，如遇蓮開之時，酒設船中，夫妻賞花為樂。凡家用器具以及衣服飲食，無一不尚華美。夜則遍點燈光，彈琴吹唱。真王侯不逮也。不知奢華太過，漸漸緊促，用費愈繁。先賣田地，後賣器具，繼賣亭台花木。胡徵年到五十，無有賣的，夫妻沿門賣碗，絕嗣而終。從此看來，正合朱子格言，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吾願世之財主翁，趁有錢時多積德行，以保子孫，亦勿使子弟奢華，以敗家業。世之過於吝者宜戒之，世之過於奢者亦宜戒之。

簸箕逐鬼

鄂川縣有一王翁家，頗富豪，娶妻鄭氏，所生一子，取名王廷，見娶妻吳氏。王翁平素不吃酒，不貪淫，不鬥勇，所素好者，抽紙牌。

而已如一刻無有牌打都要去請幾個親朋來陪他他不吝銀錢貼些酒肉待承或三五夜不葉家人服事多嫌瑣屑只是口不敢言惟有鄭氏時常勸阻王翁不聽那日王翁又請三人來陪他打牌內中一人姓夢是個性燥的人因為一張牌出得不合式就與那姓朱的說了幾句說發了火就打了一架險些打出命案來了王翁從中勸解拿些湯藥把那朱姓醫好花了十餘串錢鄭氏見此情形乘機勸道丈夫坐下聽妻勸且聽為妻說的端人生要把正事辦勤耕勤種理家園丈夫本是伶俐漢為何朝朝愛耍錢須說輸贏就有限教壞後人敗家傳你在牌他在看後日打來比你尖起頭到還小打点越打越大越輸錢輸去輸來無錢幹必定請中賣田園這是後話我不歎那夜為牌耍皮拳朱家性命差点点打死人命要驚官使用銀錢奴不嘆恐怕辦夫大罪愆幸喜你的福氣現兩家和了未驚官銅錢用了十幾釧還留臭名在外傳夫君從今要檢点休將打牌作戲頑鄭氏勸畢王翁從此不在家中打牌去到街上邀些朋友又打也不分晝夜殊不知天天貪牌去了連他兒子廷見的書也不理料家中錢米全靠鄭氏支持王廷見看他爹打牌好耍他也暗暗邀人在打打去打采輸了那姓夢的錢五百串夢姓問他要錢王廷見拿不出來夢姓將廷見靠在街上幾日未曾歸家旁邊有人來對王翁說他兒子輸錢的事情王翁

不管鄭氏投憑街隣與夢姓理講說他估騙兒子那夢姓就告他父子同賭中間隣里勸和現過錢二百串以免告官鄭氏意欲顧他兒子忙與親朋借此二百串銅錢開消了事王翁回家對天發誓將牌戒了鄭氏又與王廷見戒了賭急忙看期與他接親只想望他兒子成個好人誰知廷見專一打牌把那地方輸得乾乾淨淨只留点屋基房子遮身王翁餓得清口水長流鄭氏說道從前我勸的話你不信如今何如呢王翁氣忿不過抓倒廷見要去首他廷見叫聲爹上丟手王翁說道老子要首死你我才丟手廷見說爹上要首兒待兒拈捆谷草去拿對門那根大弯麻柳熨伸爹上首我不遲王翁道許大的麻柳如何熨得伸要嫩小時候方才熨得伸展廷見道兒今年三十五了與那大麻柳何異爹上要首我何異以谷草熨麻柳乎如爹爹要熨兒何不在十一二時熨我如今把地方賣盡才來首兒一吓把兒首死不惟送死無人祖宗的烟祀亦絕王翁聽到此處把手丟了說道兒呀為父望你回心改悔我也不首你了說到此處大哭一場到第二年王翁夫婦相繼而死廷見酒說心好耍錢却也有孝把他爹媽安埋身無事業仍以耍錢為事吳氏朝日相勸無奈廷見不聽那吳氏作得一個私房會那日搖倒挑回廷見上得有錢只想順手提個三串錢去搖寶吳氏死死的按着那錢廷見大怒提根棒上打這吳氏把吳氏

打睡在地各自提了五串銅錢去賭吳氏想起丈夫生平不成材把家業輸完公婆息死情由越見傷心哭了一陣想他在世終無好處於是大哭一場欲自縊死想丈夫不成材實在可惡把公婆息氣死心下何如你妻子跟着夫無有好處白日憂夜晚愁淚落如珠妻憂你此一生無有後路絕了那王氏的後代香爐夫還在那場上朝暮儘賭把妻子衣服賣穿的全無可憐間只剩得兩間空屋床舖上被與帳件件俱輸到冷天你妻子冷得啼哭到炎天蚊虫咬怎樣安舒我今朝搵個會是奴助奴只想挑錢回製点床舖夫回家見有錢又要去賭奴不你就要把奴命誅莫奈何奴才去尋條短路苦情話傷心

也難書願丈夫忙改悔從今戒賭再說個嬌妻子接起香爐吳氏哭畢將索搭在梁上尚未上吊却說那側近有個強盜見吳氏搵會回家翻牆垣過來鑽入小房園樓上見吳氏在吊頸忙扯一個簸箕立在裡頭縫縫中把眼一睜見一個吊頸鬼拖起索子在吳氏面前拜了又笑笑了又拜那強盜嚇慌了嗶聲打鬼打鬼連人與那簸箕滾下樓來震聲如雷那吊頸鬼肯說強盜去按他拖起索子就跑出門去了吳氏也嚇慌了頸也不敢吊了那強盜痴呆的看倒吳氏吳氏痴呆的看倒強盜忽然門開脚响那丈夫輸錢回家見房中一男一女痴痴站着王廷見肯說他妻子不正勾引情人忙在壁上抽出一把

槁葉刀，抓着強盜，就要殺那強盜說：「大大爺，我我我，說與你聽。我本是個水上漂，夜夜常把孔孔刁。今朝我見王大嫂，搖得會錢往屋挑。我在樓樓去立倒，只見大嫂淚滔滔，拿根索子梁上吊。」說到此處，那強盜把四處來過，見一女鬼把眼瞧紅布衣裳，袖子吊，肩頭揸起，搖又搖，七孔來血，還在笑我。一看見魂魄飄，當時簸箕把我撩。王廷見說，恐是你撩簸箕，盜說：「那時我撩我嗎？我」「嘩聲打鬼鬼就逃，我把惡鬼踹走了，痴呆不知回故。郊這回一樣，未偷倒還望大爺把我饒。」王廷見聽了，才知他救了妻子，於是改悔前愆，對天發誓，再不賭錢，又與強盜八拜之交，亦勸強盜改過，另尋生理。遂叫妻子殺雞盪酒，與強盜吃了。

了。強盜怕鬼不肯回家，王廷見留宿一宵，二人從新改過後，亦發達於此。看來，人有過只怕不改，如能改之，天無有不佑之也。

肉牛爬背

天下惟牛最苦，代人耕種，藉着千斤担子，出了無數血汗，將五谷收回，一家人吃得安安逸逸。這條牛無非吃點谷草，可憐到那冬天，腊月，身上毛希不能禦寒，冷得頭縮脚彎，誰復念及牛冷，炎天蚊咬，四脚不能驅蚊，惟有一尾繳米繳去，誰復念及牛熱，是牛也，都是上天生來，代人出力的，世人忍殺之乎？忍吃之乎？然人之所宜吃者，有猪、羊，能補人，猪、羊之此亦上天愛民，生此猪、羊以養人，也有猪、羊以養人，吃之太多，尚且不可，况乎

牛之不當吃者吃之豈無罪乎不當殺者殺之其罪又當何如乎不當殺而殺其報應也多無如僧子場有一人姓李名三平素以殺牛為業所殺的牛也多得狠那日把牛殺完了有一牛行戶姓楊叫場大引李三下鄉買朱姓一隻老牛去錢五千六百文吃了各食主人牽牛出欄交與李三作了幾個恭喜揖李三把牛牽起出門可憐那牛叫喚了幾聲雙淚長流回頭顧望似有依依不捨之狀李三見牛不走罵了幾聲瘟牛楊大在後拿棍驅之不上一時牽到楊家楊大請李三進去耍吓把牛拴在埧子邊上柑子樹楊大燙酒出來正與李三同食正吃得高興之時忽聽哇兒子大叫一聲楊大出來一看見他兒子在牛角上籤起楊大走去顧兒只見牛角直籤在那兒肚子內面腸子流出取將下來已經死了可憐楊大夫妻年滿五十只有此子被牛打死哭得死去活來李三見此情景心中大怒把牛急急牽回做他一個四馬繖蹄搥把斧頭劈牛頭打下牛已打睡提刀把牛頸割斷剛把索子改了那牛忽然立起身來打這李三李三見牛凶猛挺身一跑那牛隨後追來追了四五里路李三向窄田塍上去躲那牛走那窄塍如走大路李三見事不好躲在密竹林中那牛把竹林打得粉碎李三知不能躲出得竹林早被茨藤絆倒那牛走來四蹄踏在李三身上亂打可憐李三登時已斃身無全膚牛亦餘時而死倒在李三身上四鄰見

此情形協同稟官官來看驗為之吐舌稱奇回到衙中即出禁
宰告示如有私宰從實究辦此鄉見此現報戒食戒殺者頗眾
倘當日楊大不總成李三去買牛則其子不得死李三見牛打
他倘即對天改悔誓不殺牛則李三亦不至死奈何到死不悟
然殺牛有報悔不吃牛亦有報說到悔不吃牛之報又有一個
奇怪的我又緩緩說來與你們聽聽武昌城內有一家人姓井
名泉清自來詩書傳家泉清自那爹媽死後前妻姚氏早死繼
娶馬氏所生兩個兒子大名井雲次名井月井雲十六歲上入
學十八中舉由大挑出作知縣井月由進士榜下即用知縣到
也體面無如那兩弟兄平素好吃牛肉官長既好牛肉那縣的

人民食牛殺牛盈千累萬傷生極眾那年兩弟兄一齊罷職歸
家家道不順一貧如洗井雲都五十歲了單單生一個兒子啞
不能言井月滿了四十五歲尚無生育弟兄二人尚不知是吃
牛的報應還是酷食牛肉那日井雲稱牛肉五斤與其弟送兩
斤去命家人切碎來煎煎好放在_中盤用筴去拈只見那此牛肉
片子向盤外爬去井雲定眼視之片片如猪兜虫一般井雲心
中想到這就奇了如何既死之牛已煎之肉尚能變虫忙叫其
弟井月來家說知此事誰知井月所煎的牛肉亦是如此弟兄
二人猜疑不定也不解是食牛之報井月道大哥我不信牛肉
都能變虫明日我去稱幾斤來炖你都變成虫去嗎我就肯信

果到第二日去稱五斤來炖未見甚麼動靜弟兄同吃吃之
時弟兄覺得心頭不好去睡睡到半夜覺得背上隱隱作痛愈
痛愈凶忙請外科先生來看見那兩弟兄背上現出一條肉牛
兒口耳眼角四蹄俱全按之微動似活的一般如將別藥敷上
痛如刀割啞聲不絕如以谷草嫩草墊睡則安然矣久之此牛
能鳴井雲背上那牛一鳴井月背上那牛便和可憐牛一鳴時
則弟兄已不在乎人間只覺魂魄渺渺來至一殿棟宇輝煌上
坐一位王者兩旁鬼卒排列井雲弟兄跪在階下只聽那王者
大聲罵道罵聲狗奴不知足細將你罪來分疏因你祖父把
善助才生你作香烟爐你的前生命運苦貧能敬字因扶孤今
生賜你衣和祿中舉會進入皇都官職二人皆知府還要生兒
作憲都各賜萬斤猪羊肉千斤海菜與磨菰雞鵝魚鴨無其數
又賜美女同床鋪自幼生來就受福還有那些意不如為官尚
在吃牛肉不出告示禁宰屠因你二人殺更苦兩縣牛兒遭慘
誅官職罷了不知悟回家存心更糊塗牛肉朝朝灶上煮穢污
灶君該天誅背上才遺孽牛赴活活痛死入幽都那時來抱銅
鉄柱失落人身入三途把你變牛相殺補又使人吃你的肉念
你前生作善苦放你回陽出冥都回家快改從前路作本戒食
牛犬書勸得人兒滿麵自有好報到庭除大王罵畢只聽堂
鼓如雷井雲弟兄一驚而醒那背上肉牛連叫百聲嚇得井雲

弟兄魄散九霄從此弟兄各作疏文在灶君位前焚化願戒牛
犬並勸人戒殺朝日弟兄揣摩書上的戒詞不上一月書已作
成取名現世報外又訂簿一本募戒食牛犬之名滿了一百作
疏焚化才勸半年那晚夢見一青衣童兒進得房山手執索子
在井雲井月背套牛那牛說道我們因他二人好食我肉大
大小小冤死了萬命我仇尚未報完你如何即來套我童子道
如今他改悔前愆勸轉五百餘人不食牛犬過將除完天將賜
福矣只見那牛流些眼淚紆徐而下童子牽出忽然不見第二

早起弟兄背上前牛不見如平時井氏弟兄愈勸化井
雲那西兒忽然掌話送他讀書聰敏迥異常人十九歲仍中鄉
榜官到知府井月從不牛兒也生一子二十歲仍成進士亦作
到知府這就是一念之轉即得大福人何憚而不轉念哉

